



05506

南昌文考卷之十五

墓誌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諡恭肅熊浹墓誌銘

甲申張 鑿

隆慶元年丁卯北原熊公之厝十三年矣其門下考
功令少傅雷公禮執信筆述焉家孫柳州知府爚持
狀來屬銘鑿惟公德業光大生也天下慕之歿也天
子褒崇之宜文以昭揭來禩予小子其何敢辭謹按
略曰熊本楚國熊繹之後其先自江陵徙南昌故南
昌多熊姓公諱浹字悅之別號北原世家東壇曾祖

墓誌銘

南昌文考卷之十五

明

一

諱秉治醇謹多潛善祖諱邦敦豪爽有行誼宏治中
應詔舉遺逸弗就以徵逸先生稱之父諱佐由優
舉授壽昌丞判安吉州所至有惠政三世皆以公推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姚氏祖妣
萬氏俱一品夫人妣萬氏累封一品太夫人公幼質
穎敏博學尤精于易為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
卯鄉試甲戌登進士第拜禮科給事中持議謇諤一
時權奸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銅
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為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
巡撫孫忠烈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

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僉王者因導武宗南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誅不已奉命查核松潘邊餉總管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置之法壬午詔討論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謂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于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辨之遂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療招逋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卽勒兵捕之民賴以安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服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于奏緝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鞫衆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力白其枉旣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駕謁山陵御行殿名近直追論議禮舊臣上曰熊浹老成論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乞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跡湮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躓之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明

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幫甲若干以甦困卒罷諸苛政
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于才力曰紀綱
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
關者適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無敢逾宿按
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辨官民寃牘剖
成案未嘗徇勢囑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
所以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陞敘無大小流品日
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每
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

墓誌銘

南昌文卷之十五

明

三

尤獎拔寒賤惟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漸廣舉刺
公曰非制也其病有司炫武市恩不免矣請凡差論
列苟非其專職者無濫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
二外察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
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辨救有受要人指傾陷善類公
乃昌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踰月上優
以弼臣之遇凡朔望拜東宮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
與焉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
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留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
典也公殫竭忠盡子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

斥箕仙之妄忤旨御札切責認罪守正不阿下錦衣
衛獄差官校械繫以歸執戍役在田野凡十年足跡
不入城市每見邸報知時事蓄異輒憂形于色尤以
未報國恩爲恨臨終呼子若孫語之惓惓念國不及
家事且曰殮以深衣大帶勿有請求以重余愆言竟
而卒大學士徐階太宰楊公咨差悼歎僉議奏聞褒
崇以公遺言乃止今上御極渙詔博採大臣太史議
準吏部楊公疏祭葬贈蔭俱一品史官擬謚恭肅天
子是之遣行人宋公左叅政方公共襄祭葬冀公有
靈愈不自安矣公没享年七十有七配劉氏有淑德

墓誌銘

南昌文考卷之十五

明

四

累封一品夫人子四人瑗琬國子生璟舉人瑄庠生
女三人適趙適樊適涂孫男十一人曠膏竝以公蔭
補官炆庠生煇煉喬國子生儀儼燦炳燭邑庠生孫
女十三人曾孫男十九人曾孫女十六人乙卯偕夫
人合葬于丁坊山之原戊辰沐恩修飾煌煌乎土石
生色少傅公又云公生平重倫理挺挺有節氣毅然
以天下自任不爲富貴利達之謀休休有容虛心取
善在銓時每以用人爲事主報國之大義語諸同寮
互相勉慎厭諸術數之學每暇好觀程朱語錄講求
體驗以是公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公以忠直

任事以惠利救時恥近名而獎恬退樂成全後進少
傳公識其大矣敬述而銘之猗嗟原翁起家南服孝
友慎恭光于里族逮事武廟執誼諫垣計安宗社顯
發大奸晚遭今皇糾救彝典維允維違天經赫顯乃
藩中土刈慝惠良奚遠奚邇臣分維常天鑒孔昭人
秉臺憲遏袞植端式胥以勸乃紆宸簡太宰是崇恢
恢宇量衡平鑑空執詬我原執囂我抑善類揚休羣
氛屏息盈廷有議靡汰自便公曰予長儋儋有言慶
耶威耶莫匪天眷維皇聖明臣愚莫矻臣愚莫矻維
皇聖明俟罪原野憂心京京勁節貞衷雅懷體國義
膽忠肝金石維烈一誠默動天子曰咨古有遺直庶
幾在茲渙號褒崇三錫賁命名垂彝鼎齊天罔竝

明故中憲大夫巡撫廣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肖岩劉公墓誌銘

萬 恭

余嘗以車師三千出鴈門破虜七萬于應朔山馬之郊心未嘗不在鴈門外間以語侍御肖岩劉公劉公拊髀者久之居無何則攬轡宣大數數疏上方略譚虜情及應朔山馬事亡不中窳窳余甚慕之以爲可他日封狼居胥者乃十年移中丞又不令之塞外而令之粵西非其當矣又不之粵西乃物故悲夫康莊之足百不履一焉羊腸之足千不履一焉疆塞之足萬不履一焉中丞公以疆塞之足不試而僵余甚悲

萬墓誌銘

南昌文考卷之十五

明

六

之則誌銘非司馬誰則宜爲者中丞肖岩劉公良弼良弼字資卿其先豫章人世系在家乘中父贈大理寺左少卿南澗公蘭母贈恭人熊以嘉靖辛卯九月初五日生公于黃臺之里七歲授經書輒成誦大理公故業儒不治生業家故寡徒以束修之入佐公公乃得一意治舉子事師副憲瀝泉張公事乃大成郡諸生試輒高等左司寇敬所王公督學而至試其文首之曰此射鵰手也尋遭外內艱而家益窶歲遊維揚潤涔蹄耳嘉靖甲子成鄉舉乙丑第進士部檄令乘傳還豫章而愈益窶同年人皆令會城或煮之言

他事規免窶公拒之曰吾素窶人也徑竇一開廉恥盡喪返長安之路竟不言他事初仕爲金壇令金壇通邑也公束帶而理之垂堂而紀之乃疏食陶如也歲大旱饑計白大吏建十社倉下令作奸者贖而至好義者輸而至粟贍而民以亡饑用是而置人德之下造士令賢有賞貧不舉昏喪有賑士皆嚮風文學彬彬間出矣用是而校人德之而下清獄令縱篤疾疏寃抑繕囹圄滌桎梏而民以鮮斃用是而罪人德之舊事邑中應酬費悉拔之商賈以其故商賈無所牟大利公悉取之筦庫盡罷諸商之服于官者用

是而賈人德之三載邑乃大治諸御史御史中丞爭括劉金壇最狀聞于上特召劉金壇爲御史去之日父老遮于郊富商大賈饋之贖悉謝而歸之則立亭于邑治之東偏志思焉于是長安錢法大壅公疏定金背火漆鏡邊及國朝前朝制錢例民安便之會有中旨治海戶罪公疏援瞽瞍殺人士師執之之例請下法司內降非是肅府以輔國將軍希冒王爵者公疏紀綱例當以將軍奉祀管理襲王非是上皆曲從之隆慶四年春按宣大中外方暱俺虜互市策圖一日之安公獨慮抗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

曰熟夷疑叛之漸三日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
耗之漸五日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語
在國史中遂大疏上方略其詞曰屬者俺酋頗狎秋
防似可諉之曰安然黃台吉非無事之虜也上不欲
束其父叔之命令下不能黔其部落之恣肆今新平
之市雖幸無大虞然較之虜夫得勝一市大不相類
故部落食糧之請業已再三而遷徙屬夷之謀至今
未已犬羊之噬亡厭中國之肉難填假令不走西番
勢必乘秋蹂奪我田禾燔掠我困窘而我之邊患方
博耳內外諸謀臣塞下吏宜日夜淬厲議板升之叛
逆未歸胡以招徠雲朔之殘傷日甚胡以經理極衝
城堡所以防坐困者胡以治之諸荒蕪所以廣屯田
者胡以關之胡以防敗盟胡以振長策食肉者不是
之務而徒啗之以撫賞中之以互市自謂已安竊恐
羈縻之策今日我之事晉他日晉之事戎也又宋以
和愚金乃宋之自愚也疏下朝塞議議盡不當公心
再疏曰塞下車夷史夷相犄角作我不侵不叛之臣
外藩也今黃酋奪我車夷則史夷孤史夷孤則外藩
撤不報三疏曰大都虜果效順則撫之叛則拒之意
者任其憑陵而莫之問而徒諉之曰吾恃吾撫賞耳

是以小字之空名賈他日賄虜之實禍是賈糧自寬計也臣以爲當議戰夫宣大者京師之藩籬也獨石者宣府之屏蔽也故守宣大所以守京師守獨石所以守宣大異日者患必自龍門赤城獨石馬營入城堡始慮不及一歲儲非完計也臣以爲當議守四疏曰方今所恃以馭虜者急貢市果乃客餉多所節縮邊氓多所全活俺酋欵伏把都老斃黃酋孤立且與察罕兒鬪塞下近效似可覩已但巡邊之夷日增而哨糧之減歲數萬計此所謂空我腹而實盜胸者也虜使非我族類而關山通道令數入朝此所謂招虎入室者也五疏曰日俺酋德我還孫可博旦夕安唯黃把二虜徒爲父兄所強耳意未嘗不欲策馬而南下唯是宣府赤城北與孤懸之獨石相崎峙中與窺伺之屬夷相隣伍外與黃把二酋之巢穴相呼吸宜令分巡口北道駐赤城示彈壓古者議塞下便宜不先足兵而先足食夫代州者宣大大山西之樞也歲三鎮太倉輸百萬非便宜令山西屯田憲臣駐代州以總攝三鎮屯政入關則經理山西出關則經理宣大今不恃屯田而專恃太倉非計也六疏曰大同諸城懷仁大山陰馬邑又大應州又最大馬邑襟帶柔乾

肩背阻山土垣稍稱易守惟應山懷三城旋築旋圮
謂宜錮之石與其分指而彈各堡孰若合拳而堅三
城今不錮三城而務錮諸堡恐虜攻堡不利必盡銳
甘心于三城是三城以諸堡自爲是廩廩也塞下燒
荒例不宜罷塞下家丁餉例不宜獨厚邊糧宜乘歲
稔預市而儲之邊商壓欠宜數計而蘇之公按宣人
諸不識余識其熒熒大者穆皇帝多從之塞下十年
鮮虜警劉御史之功居多隆慶六年五月報政上初
卽位首疏親賢遠奸宜首斥去奸橫大璫馮保不報
七月按八閩舉鄉試士士多良先是奏三載績贈南

墓誌銘

南寧卷之十五

明

十

澗公爲文林郎金壇縣知縣再贈爲雲南道御史三
贈奉政大夫大理寺右寺丞四贈中憲大夫大理寺
左少卿母熊初贈孺人益宜人益恭人尋按順天順
天多貴人大璫法令非行也公更約束下所部令所
部盡執法不得擅阿縱吏毋墨墨有常刑自是輦轂
雖離亡作慝焉六年晉大理右寺丞七年晉左寺丞
八年七月子雲仍生八月晉右少卿九年晉左少卿
遲廻大理者五年不調則大璫銜之也十年晉太僕
寺卿十一年改光祿寺卿公每難子時雲仍已四年
矣至是撰成陰記于寺之和衷堂志喜也會上詣天

壽山公三日夜不釋鞍不解衣而上供必親視事事無弗精備者然形耗神竭矣五月序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輿疾馳入豫章城病大甚疏乞理疾乃十月三日終正寢矣公性醇而儉仕通顯無城府不異寒素事親孝視二弟友沉毅而長慮仲弟有子曰雲龍召入長安讀書大理署中每語章恭人曰孺子可教幸子之乃恭人督教逾已出獨密語姍家文卿萬水部外父應期章國賓及從弟良佐邑宰若曰徐當卽真耳固知龍也賢實能子也比疾督徙外廳正寢顧謂章恭人卽不諱當立龍弟祕之勿令仲弟及龍也知疾益篤始執繼軒手曰仍也幼可若何章應聲曰往京密語者得非爲今日地耶公首肯乃拊龍也背且泣曰若當爲我嗣子章恭人而母也三載衣汝食汝夜讀則酒漿汝南歸則囊笈汝其善事之仍也幼其善撫之遂徧聞之鄉大夫于是司馬氏乃昌言曰立嗣以長非繼伯父也以承祧也有子而泣非分其有也以撫孤也鄉大夫以爲確論仲弟莫之能奪也掩泣而已公復喘息屬章恭人曰今而后家政龍也攝之恭人爲正三載而後家政龍也承之仍尙幼龍也撫之亦恭人爲正思深哉不亂乃爾哉再托孤

于從叔芳前溪公遂屬續享年五十三元配喻封孺
人贈宜人益贈茶人先公卒繼章亞中公女封安人
益封宜人茶人子男二長雲龍娶李氏次雲仍未聘
女四長適山東都運一驥甘公長子次聘府庠生廷
輔楊公仲子三聘總督崇奎羅公仲孫四聘工部郎
中文卿萬公伯子孫紹宗雲龍出公歿大中丞曹公
侍御韓公以其狀聞于上雲龍匍伏候命奉公藏于
塘坊山之原始乃舉劉中丞喻茶人合葬隆典括其
行實乞司馬氏誌而銘之乃銘曰胡貌而弱胡志而
強胡然心抑胡然氣揚蓋可盡者西江之委蛻而彼
其不可盡者防塞之封章至于今讀之猶可守藩籬
垂衣裳不知公者以爲通明裘冠之鵠立而知公者
以爲邊陲借箸之鷹揚胡奪而算胡促而僵我銘斯
石將百千萬世見者曰此有明御史御史中丞善籌
邊者善處父子兄弟骨肉者肖岩劉公之藏

兵部左侍郎兩溪萬公墓誌銘

鄧以讚

左司馬萬公卒予走而哭之則聞病革無他言但以墓上之文分屬二三舊好而必予銘嗟夫死生亦大矣而游意於遠何其暇也已諸孤造請予肅容受之不復辭公諱恭字肅卿別號兩溪世家游溪游溪之萬自信州徙上高已徙南昌之稼橋五傳衡始遷游溪子貞舉進士又四傳爲廣平丞鋼有異政永樂中得璽書褒予鋼生璉璉又五傳生公而萬始大公公大明達父文炳皆以公貴贈左司馬母胡氏贈淑人公生而癯瘠目光炯炯人人知非凡兒十歲能文嘗學于西館有光怪同舍數相驚公爲弗知也者讀書不輟怪亦隨滅弱冠就試文貞徐公異之補博士弟子冠其曹庚子領鄉書甲辰成進士初官刑曹頃之乞南得選曹時鄭端簡歐陽文莊兩公方官留都望臨一時也而公以新進居間議論斬斬究極世務兩公深爲器重壽王觀過龍江府部逆之大璫肆挾以朝妃相視無能對公不諱而對白禮無朝后何言妃璫爲默然倭寇南京倉皇閉諸門男婦數萬人號頭城下公曰奈何先棄吾民悉內之丁未以外艱歸服除例得北乃公獨南天宮兩擬公學憲文貞適在政

府曰以萬君衡士固當何如使衡吏遂自封司擢郎
考功主計事往主計者以嫌自引率謝酬應公曰自
防而已焉用塞其兌而以臆斷於是還往如常心所
臧否語次泛及人謂公易告小大必以情故先後諸
司有所不稱具曉所以及期坐署中比量而裁之太
宰受成焉御史御史中丞至而無以難也同曹某有
與援公首黜之先是公有所與左金御史以賊劾其
僚無驗公直之金恚甚誣奏公罔上方會議中忝意
在金公曰無庸人其謂我忤而修郟彼多行不義必
自敗未幾卒被劾以去人益以此服公明恕月餘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寧文卷之十五

明

十四

南光祿少卿晉南太僕少卿轉南京鴻臚卿尋召拜
大理少卿首白疑獄適虜闖通州大臣門焉公得阜
城時日夜洽軍軍不得休益困而公顧偃旗臥鼓罷
刁斗令五埤而伍一人守而四人番休肅皇徵遣中
貴偵狀奇之虜退度次拜公兵部右侍郎暫理戎政
公感激知遇思捐軀圖報時營務久弛公毅然疏選
練分合庀器具核功實凡十事報可旬月之間軍稍
稍振而公偶以微疾臥邸第忌者遂謂公遇事徒用
空言取尊位得節袖手避也上方屈勵羣策事在不
可測顧獨知公深又以文貞救得解公亦力請外遂

以兵部左侍郎兼憲職撫山西未至軍而俺酋萬騎
壓龍鬚墩陳公度未可戰第謂諸軍無動所在收保
而密出銳師搃虜孔道虜飽踉蹌行不虞伏發虜大
劄去公不言安急爲約四條勒諸部謂虜將入曬糧
晾馬宜以勁卒出塞蹂散之卽入無與大軍遇剪其
游騎使無所得食其破虜也論血戰不論損傷重拒
堵不重首級約甫定而虜果至謀報虜向昌薊公曰
不然是綏我備耳其志在三關然虜狡而焚東阻西
殘其富中乎虜果趨朔州窺大同而公已遣材官分
據各隘伏神鎗轉關諸技虜知公有備略塞外牛馬
收萬騎東還而公又慮虜東則禍中於山陰馬邑乃
陰戒健卒持大書逼虜營而馳謬言大軍數萬騎悉
東使虜邏得之虜果駭而西遂大戰于老高墓我兵
列車爲陳車方多孔四植利刃火從中迸發虜騎不
得逼戰益窘而會風反火車盡燃虜擊漢卒多死士
畏公法棄車殊死戰亦多殺傷俺荅親姪死焉然竟
不敢東曳尸西奔退營朔州公又命諸將分道追之
出境是役也互爲勝負然出邊追戰近所希有用出
塞捕虜功賞金綺有差亡何以內艱去屏去八年爲
隆慶辛未河歲決諸言治水者皆訛朝廷以原官召

公總理公自爲郎時業熟河事公謂漕自茶城抵臨
清曰開漕自清河抵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
湖漕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
洗并山東諸泉勢隘則東衝坎河如瀉公曰資汶而
汶東可乎乃取石灘坎河口爲水平溢則縱之使東
平則西注漕而開漕利河水溢往往開支河殺之公
曰支肥則榦瘠何利于漕此其要在隄乃大隄徐邳
延袤三百七十里布夫守之於是支淤榦愈深水行
地中而河漕利高寶諸湖夏秋汎溢至高城數尺公
曰此其要在閘乃尋陳平江故迹建平水閘二十處
板湖脹則閘口縱之饑則閘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
一閘湖大脹則痛泄之而湖漕利然謂湖盈涸不一
宜數數治也今河臣多做焉又以河發有候請改期
早兌令漕舟無與怒河值是歲漕入都獨早且無害
公又念濁河遷變無常窮極利害爲治水筌蹄以貽
後來會南臺摘公他端尋謝事歸里然公不忘當世
居恒不避造請民有否臯不難徑陳諸所行條編門
難皆公指畫今小民安意農桑無吏卒追呼之擾公
有力焉近早澇頻仍民多逋蕩大司農軍興匱乏計
畫無所之至爲一切權宜之術公旣已不在事乃私

作錢穀屯鹽二議其詳在議中予獨喜其言礪期于
開發諸有銘販官置不問言錢期于流通雖轉易無
禁言屯鹽期于開種邊帥及兵商唯力開墾永不報
科淺識之夫所謀毫毛所見眚睫少屬遺漏爭言不
利不知舍之以爲取而失之以爲得夫礪開則爲母
者寧有已錢通則爲子者又寧有已屯鹽行則邊有
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爲守無煩保聚不出十年市賞
可卻此視臯者之得其多寡大小何如也非夫大其
胷懷明于損益孰知斯不利之爲利也公體臞多奇
骨神采煥發進止雍容對客終日危坐不懈性警敏
善思索當世大利病日周廻其胷中又熟本朝典故
故所學畫多切事情當于功實非漫決于冥冥而庶
幾乎或然好持論開合縱橫當機中窾猶之一事也
一經齒牙便成膾炙使人醒心刺骨聽而忘倦惟恐
其盡故鄉之大夫士與其當途聞斯行之不犯所吝
於書無所不讀尤喜莊列秦漢諸家言故爲古文辭
博大奇崛如怒浪驚濤駭人心目要之不詭于理有
洞陽集續集若干卷京營奏議三關奏議若干卷治
水筌蹄三卷行於世公生於正德乙亥年八月二十
三日歿于萬歷辛卯年十一月廿一日享年七十有

七歿之日國中士民就而哭者數千人謂今而後安
所得長者之言爲通民隱使無鬱闕也守臣以聞得
卹典如例配周累封淑人副李盛子男六人某某女
二孫男十二人某某孫女四曾孫男二某某曾孫女
二某等以某年月葬于某里某山之原本公所自卜
浹歲而予銘乃成銘曰大啟大名與數從盈公奮自
躬有睦其間差次南銓賢愚習情帝有戎虞公惟能
臣乃寧禁旅旌旆聿新均勞外內錫履于參有虔秉
鉞獵狁其奔再起兩河實惟咽喉漕通億秬會彼安
流元圭未錫老臣歸國著書盈車單辭石畫衍衍英

英蘭反元宅銘以貞之爲示無斃

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湖山劉公墓誌銘

鄧以讚

嘉隆間行省大臣清謹著風節者於吾鄉則左使湖
山公諱曰材字汝成漢廣陵之苗裔也在晉爲丹陽
族五遷玉山浙制置使允迪公其子埽之家豫章劉
氏在豫章最著其世家多有故弗論父封儀部公仕
沃母何安人距始遷十四世世守經術不雄于貲而
封公益旁落或至并日食公少有奇慧日誦累數千
言不休雅性莊嚴封公絕愛之恒大言曰吾世當興
不尚在茲公愈益折節讀書舉進士科爲韶州推官
治廉平讞獄敬敏不鉤距顧多奇中王相臣者豪也
筒人負之貸弗償其收債七人殺而埋諸澤中守以
下雜治無驗公臨訊先三日齊而入廟夢游大澤遂
名相臣問故臣言謝甲見知手書言狀有徵矣畏筒
避匿公以計捕得甲謬令書出所言狀質之皆引伏
則顧謂諸囚若戮人萑苻而無鬼囑邪吾且火蒐之
囚遑遽言藏屍處如其言竟索獲焉獄成以上御史
異之自是凡有疑必以屬公公務持大體會有豪訐
令者公曰是渫惡民漸不可長法之令得白居二年
以治行徵時分宜柄國子世蕃蔽父盜竊威福諸附

麕者多暴貴別駕某嚴客也數以語誂公弗應分宜
固奇公才謂公族適有仕卿貳者格不爲臺省其以
備詞林亦故事耳而世蕃恚公甚授刑部河南司主
事明年改禮曹歷遷儀制儀制故隸諸王國封邑位
號而一時政以貨成貨入卽非望曲法相應其以故
事請無所操析律爲煩僭撓敗其事中貴人挾與表
裏公條上故事爲五約約諸宗無來來者視此且吾
在終不以國典輕重自是稍稍緝矣而伊王典樞事
起樸傲很多端諸校虎而翼眈眈攫人又妄從術家
言墮官民居千建重城五門東厥如京師以當伊洛

墓誌銘

南晏墓之十五

明

三十一

王氣都御史張永明御史林潤再發其奸降璽書切
責奪歲祿挾更多置黥校詆長安機務不三日盡得
其要領意所嫌恨刃交其胸而間操金錢厚遺諸權
貴陽爲居間陰造蜚語以齟齬奉法之吏公杜門絕
報請悉按挾罪如法夫春秋之義將而必誅挾爲國
守藩於人臣貴富無上而規取伊洛乘王氣損國稅
奉死士意欲何爲宜用徽王載瑜事真重典上覽奏
怒甚諸受挾金錢者皆莫敢爲計竟坐廢爲庶人詔
下諸權貴無不股慄側目公公亦以此名動京師見
爲能斷大事強項不撓雖世蕃亦益詭爲恭謹長安

中貴人相顧囁噓其見嚴憚如此稍遷湖廣副使尋
視學貴州遷守山西徐溝路徐溝直太原東偏歲中
虜北隣五臺繁峙曠徒哨聚犄角爲奸利諸防秋盡
兒戲爾公懸格募良家子實諸伍令應募者蠲其稅
而躬約車行郡邑繕城隍斥亭鄣置戍焉寇弗敢動
會有雲直西而環山公以示當事氛也而下當靈石
曷戒諸莫聽公益治軍不休亡何虜果大入竟陷靈
石留壁二十餘日以窺太原則公憫然授兵登埽矣
一諜袒而華言以入輒斬以徇虜遂去石人相驚以
虜曰虜至矣則盡邑狂走莫知所往巷無居人城埽
埽相望若蜂房然公奉檄往撫之月餘而定還請捐
一切賦役石人亡去天子爲嘉勞賜金三年遷陝西
按察使踰年遷河南右布政使又踰年轉左會封公
卒哀毀踰禮旣葬卒哭有終焉之志蓋公天性孝友
念何安人依依居視仲如左右手晚有庶弟公推封
儀部念如母弟初以何安人良食仲在無虞定省強
起補陝西左布政使然意恒忽忽如忘仲死念乞骸
骨益切會爲都御史所持不果迨歲覲念一見天子
從容自陳道臨潼疾作乃卒公外嚴內寬性簡峭未
嘗以言笑假人宴飲問遺泊如也至造膝語惻誠見

顏色恣言極切無所避隱人有過或面折不容退則
隱匿故其交初若落落久而愈親持法嚴而不苛自
言三爲刑官所決大獄百中獄千而未嘗輕入人罪
坦懷馭物約已裕人故旣歿而人思之所至行李蕭
然顧不忘咨詢凡山川險易漕河茶馬遐陬海澨罔
不委悉以故所設施咸有條次聲實著于民語曰學
優則仕仕優則學公其有之所著詩文八卷晚作名
臣記四十餘卷未竟生嘉靖癸未年卒萬歷某年配
安人楊氏以子貴晉封夫人子三一焜進士行人司
行人一焜進士光州知州一燦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女二嫁娶皆士族孫男女某焜等卜葬曹城原予
爲之立銘銘曰其孰修之不以世嘗其孰捐之不以
國償淮南寢謀黯是用章予以旬宣晉宋齊梁豈無
祕密繩直矩方曹原如城君子攸藏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熊公墓誌銘

李學思

士以聖賢自期則必以天道自處卿大夫皆士也何師乎吾師孔子乎孔子之出處進以禮退以義皆天道也天道以春夏秋冬爲卷舒聖人以禮義爲進退故聖之時獨歸於孔子斯道也士能守而弗戾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其不能者反是以觀今日孰有如大司空熊公蔚懷之盡道而得天者乎公之生平公之本史家鴻筆具能詳述不暇縷陳以余所聞見公之出處節取一二大端所難及者言之以亟應見屬誌墓之意公之王父積書恒數萬卷課其諸子館延

吾祖太虛公於家同德媿美相師友有年矣贈公以壬午舉於鄉及戊子寇亂蚤世源遠矣其福自厚天乃篤生大司空降大任於厥身幼而失恃長而食貧能讀萬卷書落筆能萬言立就每酒酣歌呼侘傺揮翰振藻泠泠若出金石若不知有貧窮困屈者之所爲嗚呼豈不難哉戊戌己亥間以文費見吾祖祖持之泣閱其文則驚喜過望因留余家歷試古文詞聲律無不超羣拔萃祖爲之延譽謂此君他日老夫當讓一頭地不啻如歐陽之識大蘇時人未之知也迨卯辰果聯捷由庶常游登司空其間敷歷臺司部寺

不憚鞠躬盡瘁所至有成績一以忠誠自矢

主眷日隆猶憶戊午以冏卿典試江南便道里門召見戚友
予偶詢及魚水之投公言之輒感激涕零當時聞者
皆太息不已居可知矣戊辰以司空議河工不合謝
病家食未幾

上稔知公無他特起田間又歷卿曹憲副復拜司空且有爰
立之望矣公故體弱後雖膚腴充偉乃過于自珍居
恒恃酒以自輔年不當引輒乞身決退章數上邀

殊恩以原官休致而公曠懷高寄優游林下古道不渝自公
始矣是非退以義者乎由公就駕蒞官視之則天道

墓誌銘

南昌考卷之一五

國朝

三

啟蕃毓秀之時也卽由公告歸旋里視之則天道收
歛歸藏之時也得其時而弗爽故身當七袞放情山
水之間如壯年子孫四貴妙膺廊廟之選如耆德長
子雖未究其用而二孫蒸蒸繼美矣次子讀書中祕
纔二十餘齡耳英才碩德老成人莫能及將如公之
歷任而加隆焉如此世德相承永昌厥後所可知也
蓋公得天道之時能以禮義酌進退崇名廡仕誰不
熱戀而公視若脫屣曾不介意故公之言行功業具
三不朽國史家乘光垂千古予可不贅而獨重爲公
嘆息於此也昔宋臣樞密錢若水一代名臣陳圖南

初以爲有仙骨見之於麻衣道者畫灰作字曰做不得既而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彼所謂神仙之術吾不能知若衷以尼山之出處神仙固不足言卽神仙又何以異做不得三字何其鄙也今公之邀

恩賜額曰怡情泉石曰蒲雲曰訓忠且有九天恩光萬載雨露之褒聯

天語煌煌知公最深則子孫逢吉直券取耳曾謂仙者有是乎夫文章可以起衰而不欲以文章顯功名可以振世而不欲以功名終仙至老子亦云足矣所說不過如此況士所當爲賢希聖聖希天猶非異學所敢望

墓誌銘

南宮文考卷之十五

國朝

五

者哉嗚呼尚矣公諱一瀟原字漢若蔚懷其號也元配魏夫人先司空卒繼配李夫人少司馬諱元鼎公女子二長大彬官行人司正魏夫人出次本丙戌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李夫人出女四俱魏夫人出孫男三長學熹乙酉舉人次學烈癸未進士大彬出學鵬尚幼本出女孫六大彬出公生于崇禎戊寅年九月初五日午時

康熙丙戌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時卒官階凡十數轉其位八座其爵上卿其休原官其榮諭祭成葬以今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正月某日吉時封於寶林山之

鬱華表貞珉一如式銘曰富貴神仙本兩途衷以聖
道皆土苴聖道自與天爲徒大德豈復戀細娛高風
勁節等匡廬公不少留吾道孤吁嗟此山神所都鬱
葱佳氣無時無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待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兼管國子

監事諡清愨劉公墓誌銘

陳宏謀

乾隆七年大司寇南昌劉公以疾在告

皇上特遣御醫診視公疾不起

上聞震悼命散秩大臣率同侍衛往奠頒帑金庀喪事禮

臣繼以卹典上請

賜諡清愨給葬祭如禮嗣子成廣等扶輓還南以乾隆八

年十月十八日葬於祖山之原具幽宮片石請銘於

公之執友江西巡撫陳宏謀嗚呼公自雍正癸卯官

翰林洊歷大司寇凡二十年由翰林改吏部轉御史

墓誌銘

南昌考卷之十五

國朝

十五

給事中光祿寺卿持臬安徽提督順天江南學政晉

通政使擢左都御史總持風憲累爲鄉試會試主考

及同考官中間爲翰林者一年爲吏部者且十年任

事最久余與公以同年進士同官翰林後又同官吏

部知余實深以道義相磨厲晨夕相處惻惻款款而

語不及私得公觀摩涵育之力良復不淺迄今追思

往事有如昨日而公遂不可復作也今其子來請予

銘余雖不文不可得而辭按公諱吳龍字紹聞號平

田江西南昌人先世本閩籍遠祖允迪偕弟允濟遊

朱子門登隆興進士宦江右移家玉山縣遷南昌梓

溪之黃室代爲望族高祖一琮仕山陽縣訓導曾祖
曷十四歲入泮祖丁廩膳生有名父起咸克守家學
不求聞達兩世以公貴竝贈通議大夫嫡祖妣衷
繼祖妣王生祖妣張妣萬氏竝贈淑人公生岐嶷
性簡重不苟語笑容貌肅然留心實學爲文沈潛深
邃一如其人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康熙癸巳以毛
詩舉鄉試雍正元年癸卯成進士選庶吉士次年冬
世宗憲皇帝以部務勞煩令大臣簡擇老成宿望充其選公

在詞館高安朱文端公深相契重遂以公名奏薦改
擢吏部文選司主事職掌銓注規條繁重選人冗雜

墓誌銘

南昌文卷之五

國朝

三六

胥吏巧猾多端公鉤弊釐奸一一洞中窾要無疾言
遽色而蒞事確乎不拔莫有以私干者每遇疑竇膠
葛衆議朋興公爲折衷一二語無不帖然心服相國
朱文端公今相國桐城張公先後管篆宰事俱倚公
如左右手公展盡底蘊實心區畫銓政爲之一清五
年陞稽勳司員外郎轉郎中調文選司郎中明年擢
掌陝西道事江西道監察御史七年爲刑科給事中
十一年轉禮科掌印給事中雖歷任臺垣仍兼吏部
事如故

世宗憲皇帝察公純樸廉幹可大用晉光祿寺少卿尋命爲

安徽按察使

陸辭之日欽承

清問對曰臣不敢豫設成心惟仰體欽恤明允之至意因物

付物而已抵任後理寃直枉情涉可疑必虛衷叅覈不憚再三所平反寃獄甚夥十三年內擢光祿寺卿隨奉命管理北路軍需事務逮至丙辰乾隆元年事竣召還提督順天學政明年晉通政使三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調江蘇學政正文體肅學規南北備風翕然丕振未滿任特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六年命兼管國子監事晉刑部尚書公自掌臺院歷大司寇

墓誌銘

南宮文考卷之十五

國朝

二十九

敷奏愷切不爲浮辭多蒙

俞允他如寶山通州海口高築圍埂禦洪潮開除京口一帶運河民賦以便民挑濬九門提督番役不許白票拘人以杜嚇詐所奏並關國計蓋公留心經濟不爲目前苟且策一片丹誠惟思仰答知遇之隆早夜作思積勞成瘵年纔踰艾遂賫志以終惜哉公官翰林時與余同授徒內城館舍密邇公湛深經術質有其文余空疎固陋然心中耿耿不以不能風雲月露之辭爲媿而惟懼不克爲淑身善世之學公有以啟之也余爲吏部司封郎公掌銓政已三年每遇乏員引

余協辦余以未諳體例不敢執筆公曰凡事視情理
何如情理當則體例自合不爾一胥吏優爲之寧須
吾儕耶驗封司有會審缺主一案滿少宰某公擬大
辟五人余呈稿止坐爲首者流餘予徒杖屢爭於藤
花廳事前少宰銜之同官咸爲余危勸改其稿公謂
余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爲正今日之謂也余因此
決意不改後竟得奏請如議歸結凡余有疑難事公
徐以片言定者多類此公於事惟論是非不苟同異
余或與公所見不符斷斷相持迄歸於一不因此稍
存芥蒂每語及官場踈進營求交通聲氣動色相戒

有若將晚焉之意公在臺垣所陳奏進退人材剔除
宿弊皆關銓政要務絕不輕洩公之慎密持重得大
體如此公制作冠冕當代屢秉文衡雍正己酉鄉試
庚戌癸丑會試皆爲同考官壬子粵東鄉試乾隆壬
戌會試並爲正主考世稱得士又嘗充大禮記館會
典館纂修官斟酌條例悉有楷範可遵守余與公奉
職銓曹時敝車羸馬冬一裘夏一葛珥筆於

乾清門外晨入晚歸雖風雨霜雪無阻余以雍正七年守
揚州乾隆三年自滇入覲公時視學畿輔按試定州
遇於城外旅邸握手公仰頌

聖天子稽古勤民至意爲臣子者益當以大中正可久
可大交相勗勉匆匆別去及公視學江南余秉臬江
蘇雖同官一方竟不獲相見求如官翰林吏部時之
晨夕追遊渺不可得荏苒風塵定州城外之立談遂
成永別興言及此痛何如耶公受兩

朝特達之知事業在

朝廷聲名滿天下天下賢士多出其門將垂史策光家乘
者余不能悉記也謹據余聞見所及與平素所奉教
教誨者臚列之以掩諸幽焉公生於康熙二十九年
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三元配熊氏 贈淑人

墓誌銘

南昌文考卷之十五

國朝

三

先公歿繼娶龐氏 封淑人副室張氏米氏子四長
成承國學生早卒次成廣廕生成秉成常俱幼女二
公自失偶十餘年誓不再娶冢子亡始爲嗣續計今
連得丈夫子三人宏謀秉節江右公喪來歸哭於章
江舟次有子巋然見頭角悲痛之餘又爲公稍慰云
公所著有求心錄廣理學備考註解陰符經參同契
舉業試稿共若干卷藏於家銘曰大圭蘊璞遇斲斯
彰猗歟劉公嶽立巖廊如彼天漢五星耀芒早年黌
舍專場脫穎騰掣驕驍萬里俄頃雅健雄深文筆天
挺蓬山高步儷雅軼騷根柢經術頓息衆慕改官鉉

部夙夜勤勞如繩如絲科條煩密振領挈綱諸曹咸
秩銓注不紊猾胥屏迹留部十載選政肅清游歷臺
垣仍掌銓衡晉階卿貳佐佑王庭秉臬江左有倫有
要案牘不繁奸欺畢照巷無冤民刑以弼教銀臺之
門喉舌所資擢長烏臺百僚是師繫公品望卓時天
堦

帝曰俞哉獻納朝夕往惟汝諧恪共厥職秋官司寇明允作
則成均警宗首善之區恂恂士子矩步規趨課文考
行仰公楷模公清如水儆裘羸馬德爲人師虛衷善
下細流寸壤咸歸陶冶器局端嚴不苟談笑理學淵

墓誌銘

南豐文考卷之十五

國朝

三

源鉤挾堂奧實踐躬行卓犖高操事君接友一本純
誠朝端標準僚家儀型允矣吾師大猷是程丸丸松
柏章江之涘斧屋攸存千秋長峙銘以藏幽用諗信
史

中憲大夫台州知府蔡公墓誌銘 盛 謨

公姓蔡諱秉公號雨田南昌人先世盱江宋元祐時
衡仲講易銅川山麓屢徵不起徙居南昌其後有宗
盛應詔以計破楚寇官統總有偉以懷遠衛經歷勦
黔寇有功會祖廷輝庠生祖贊乙榜崇正間以策上
京師不用署鉛山廣文與縣宰不合拂衣歸父憲陞
以文受知於忠襄蔡公懋德忠襄殉難號哭失聲夢
寐發爲悲啼著有啟正紀略公少恢奇慨然有志於
天下急其所要不區區爲耳目計又念先代救世爲
心益發奮自任嘗夜然松脂區畫四方利病有所疑
難則繞席徐思必得乃已每自誦曰吾人爲學不能
有益於世學何爲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成進
士爲河南遂平縣令內擢吏部稽勳司主事歷員外
郎中轉考功文選司乃得奉

墓誌銘

南昌文考卷之十五

國朝

三

命典試

黔省尋除知浙江台州府致仕以雍正癸卯十二月

晦日卒於家年七十一公宰遂平有河南大盜佟二
者剽掠殺人時出沒其境吏不能捕公出白金數斤
與老胥恣所爲胥宿旅舍有酒倡狎於賊者厚賂之
盡得其狀以白公微服往偵而還明日徵壯卒習射
內圃又賜倡婦卮酒良久乃散已而婦人入賊巢見

修泣曰東郭有少惡與妾往來於君結黨且衆將殺妾以累君旦夕必不免修怒欲殄之婦人留修飲酒修召諸亡命厲兵蓐食盡遣之夜半公率勇士疾馳其壘鞭門殺門者直入臥內而婦人縛修以待修輿體醉鼯如虫然遂取以去於是命人舉火火熾老胥以衆卒繫數十人至曰頃伏東郭林莽間遣賊分擊之禽其半語未竟餘賊望見火光皆反奔來救公麾衆擊益力賊駭竄不知所爲左右突不能出盡受禽而河南盜遂息台州距海六十里海上有閩寇曰蔡元亮嘯聚萬人踞洪濤中焚劫客舟無所憚會諸道合軍寧海往勦軍容甚盛登艨艟且行公止之曰吾張其師賊且深入卒難圖也請先取估客舟載力士衷甲而往繼以戰艦乘其隙而擊之可盡殲焉時五月五日元亮方張水嬉從者百餘艘歌扇相屬水聲颯颯然久之入於陽熾別岸從者先登設供張元亮從容攜婦人飲酒帳下估舟陸續以濟酒半衷甲者進奪賊舟而戰艦且至礮發賊窮蹙無所之舟中努齊發人皆應弦死流矢中元亮背縛之悉禽餘賊以還是役也獲大樓舩五婦女十四賊二百有七千人軍械火器無算皆出公力公自少讀書壯而服官方

於有爲然不阿以取容其在銓司言官索除目則曰
官可罷除目不可得也竟不與及台州益厭仕進遂
乞休而林居者十餘年旣卒葬於豐城正信鄉虎山
父 贈奉直大夫母王氏 贈宜人配恭人龔氏承
寧訓導起元之女生子一正笏乾隆己未進士徵選
不就女一適豐城諸生李拔孫一綬府學生公故有
大材思有所以用旣稍稍用矣而亦遂退退之日兀
坐一室手漢書一編不釋龔恭人徐勸以少休公笑
曰吾生平所欲爲者時時於古人中求之恨不及也
銘曰士之自命與天之命士夫非偶然而遭時或殊
負才如公者小用之而亦見其全苟無益於當世兮
雖大位其何傳維河之南而海之東兮公雖沒而名
不湮盛謨作銘匪敢誣兮凡今之人誰有焉

銘

豫章樓銘

有序

柳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域豫章其郡名也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於城上實備雉門之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爲治格章明則民胥悅豫有以靈承上恩各從其舊具新義焉日旣南至大合讌張樂以落之相臣臨席賓僚列祖酒酣歡洽咸謂新茲傑觀增壯南服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貫貫不敢讓爲之銘曰

維皇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

銘

南史卷之五

元

三

亦禹所敷春秋戰國摺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闢邑塗畫茲豫章曳楚引吳漢因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旣海澨嶺祖淇始名州廢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維都觀察節度幢纛麾符作鎮開藩列城受呼守牧之良若史有譽宋制遵唐謀帥選儒迨更府號孝義則疎以年而命稽實本虛神元應天統御方輿旣定南紀旋安里閭時哉裕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湖世祖有詔雷行電舒曰惟龍興由夫澤菹其潛其躍乾道與俱異指同音革之廼乎遂簡宰臣建行中書以張國威以宣廟謨亦訓亦齊無劉無斂課則民庸

賦則兵車謹修侯度職貢乃輸富而教之俗恬以愉
其北柴桑其南番禺萬里行涉不煩戒徒凡四星終
若闕朝晡治理之成一軌無渝肆今省署堂昔雌塗
府舍潭潭孰啟新模據勢雄尊象乎紫樞兩觀之間
有列闕閣疏爲修闕達及交衢扇燼揚埃忽不須臾
宰臣曰噫責其在余余有兵民企瞻所於譬諸服衷
袂則有裾函書驛聞報發官帑大寮部役令丞具需
陶埴斬材工來于于層構勃興鵬騫蜃噓翼翼闕楯
隆隆棟桴其崇五仞其廣百膚上宜綴筵下可建廡
雲宿藻井霞飄綺櫺西山晴翠時落塔除如憑廣莫

經

曾文考卷之六

元

七

如挹方諸湖滌右帆江瀾左紆千帆輻集萬屋鱗鋪
警夜嚴所有鼓鐸鈇有節干掇有柄漏壺坐息徙倚
有亭有廬亦有游氛不攘而袪宰臣來登稅駕踟躕
曰今高朗維昔溢洿匪增匪埤匪剔匪剗度不在奢
名不在誣卽榜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示民不迂
爾卜牲釁爾謀燕胥我有嘉賓爾肅以趨上公維宰
元袞繡襦色笑娛賓其虛其徐殺敵旣升醪漿載酌
吳絲蜀桐趙玉燕姝楊極之戲角觝之夫次舉交陳
卒徵虞虞講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籩易彼斯妥
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界谿猶跡之麇治在郡縣

謂若蒲蘆古然今否問牧棄芻宰臣維垣志範其驅
大開克正小體自紆繫此江粵夥民曠虛八夫四耦
三歲一畝畝有遺秉野無逋租令宰臣賢仁涵義濡
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瞻載仰戟門渠渠臨茲治城
如承盤孟由穎陰侯爰始插掾歷數千年考琴應圖
洪惟寶命天降神扶赫赫宗支一本而夸前星次焉
麗於南弧榮光所被川媚壤腴封建之福在德不孤
宰臣作樓非以聚醕固國藩墉有隆無汚民之戴之
時樂以訐陋儒屬辭實繁且蕪請命劊工託諸硃碣

祭文

祭徐孺子文

殷允

維豫章太守殷某謹奠漢故聘士豫章徐先生惟君
姿純元粹含真太和卓爾高尚道映南岳迢遙環堵
萬物不干其志負褐行吟車冕不易其樂時攜虛榻
佇金蘭之眷千里命契寄生芻之詠非夫超悟身名
遁世無悶者孰若是乎夫誠素自中微物爲重蘋藻
是歆實過牲牢

祭文

南昌文考卷之十五

晉

三十九

祭徐聘士文

王珣

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誕膺一德藏器高棲卓爾特
立貞一足以制羣動純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限茲遐路
無由造敬係佇靈宇乃情依依故貢薄祀昭述宿心
神而有靈倘垂尚饗

祭文

南島文考卷之十五

晉

單

閩屬公祭文林郎萬公斗華文

鄧以讚

維公奇跡卓犖義氣縱橫文酣六籍武蓄萬兵閩習
孫韜雅慕終纓早冠賢書卽盟許國驥足未舒鸞章
棲棘直道如弦任世平側宦轍所至風猷爛然好釐
蠹剔德洽威宣屢折不回摧之愈堅黔中之役西南
震動公宰一方百城倚重勇倡梟雄機神捺縱黔圍
旣解水賊膽寒洞苗鴟張亦藉帖安廼膺推轂監紀
登壇足餉足兵百戰百勝乘破竹勢入無入境鯨鯢
立消妖氛幾淨成敗之數呼吸俄遷援兵弗繼殿師
言旋中丞犯難格鬪軀塤嗚呼壯哉九仞功墜罪不
在戰萬古綱維靈爽應現殉國初心于今靡欠所嗟
異域忠魂莫招所悲室子終天恨遲知交飲涕徽音
聞寥嗚呼痛哉運促名長身殲志決生氣凜然詎隨
形滅卽贈浸頌用慰英烈誥等威里蘭交存歿情聯
望空觴酬些不成篇寧知萬里可達重泉嗚呼哀哉
意公神明默應殄賊永護金甌天須報德君後必昌
公其仙適

祭文

南畝文卷之十五

明

望

祭孫中丞文

王守仁

嗚呼弇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
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
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
逆焰之已炎公盡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
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
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仗
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
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
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

祭文

南曼齋卷之十五

明

學

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
烈陰助默相于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
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
公觀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
仁於公旣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
難豈偶然哉靈輶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
嗚呼

哀辭

彭君夏庚哀辭

李 紱

彭君夏庚諱廷謨別字井老南昌人家世以文章氣
誼高于南州至夏庚兄弟竝知名于時而夏庚尤挺
特奇偉爲諸生試必魁其曹督學使者輒延以自佐
待以國士夏庚亦負其才傲兀縱論天下事無所讓
一時豪俊皆樂從之遊歲甲申與余相見于廬陵官
舍如平生歡余間謂夏庚吾江西詩古文自北宋以
來嘗爲天下宗主今學者齷齪白首沒講章時文中
斯文中絕君才氣雄傑後死之責宜有所歸尚冀舍

上哀辭

南昌考卷之十五

國朝

望

酒盃棋局世俗諸豪舉屈首于六籍羅絡百家言一
肆力文章以復歐曾王黃舊觀夏庚性豪好奇服不
能盡用余言然詩律謹嚴文筆雄岸斬截視其郡先
達卓卓如萬茂先輩已度越之闖然登北宋之堂使
專一其心力固卓然追古人而從之矣戊子與余同
舉于鄉計偕北行余兩人旣素相慕悅遂同儻一羸
車昕夕接膝歷四十餘日始抵京余時時理前說夏
庚頗以爲然旣禮部榜放余倖售而夏庚報罷兩江
總督某延入幕府與議論不合策其必以賄敗數月
卽謝去未幾其人果敗四川布政使孔敏埶遭安車

重幣相迓以銀千兩爲壽夏庚感其意應之時蜀中以西藏用兵軍需積牘錯迓銀米數盈百萬條件千計奏銷駁察莫能清理既至繙閱十晝夜盡得其端緒親爲奏狀稿萬餘言分晰明辨總督年某覽狀大奇之亟詢孔布政積年繁冗何以一旦瞭然爲此狀者何人耶孔以夏庚所易姓名對年亟請相見謝不往孔謂制府意甚盛難相拒絕夏庚笑曰吾入蜀變姓名爲陳大彭正慮此公物色耳此公才勝于德恐難令終吾不與其利將來徒與其害無爲也第言其人草野倨侮不願見貴人可耳卒不往後數年年亦

哀辭

南曼考卷之十五

國朝

聖

敗是時夏庚弟右春坊右贊善廷訓方督學山西遣人來迎遂謝孔去踰二年歸里爲先人營葬不復出山孔布政已歷陞兩廣總督復具重幣來迎亦不往自擇其詩佳者定爲十卷古文稿尚未定以雍正六年某月日卒距生康熙甲辰年某月日得壽六十有五一子元珥雍正甲辰舉人君卒後數月亦卒時余方以先任督撫事下吏議禍不測賴

天子聖明矜全自是杜門絕人事蓋君卒已半歲始聞訃又半歲贊善來請表君墓余以僂人謝不敢任表顧朋舊之哀不能已又夏庚奇才高識足以有爲于時有

傳于後而僅止于此亦天下所同哀也會文定公謂
哀辭亦刻之冢上乃垂涕而爲之辭曰

維江之右兮山川盤紆名世篤生兮人物魁殊歐會
王黃兮下逮吳虞斯文在茲兮若星有樞四國奔走
兮雷動風驅羌隆忽替兮黃馘偷懦

聖化敷文兮光天海隅君材應運兮中流一壺若金出冷兮

湛盧純鉤上邈先民兮旁溉友于余孱不力兮聊步
以趨君不余鄙兮傾蓋相孚許以周旋兮左支右吾
死者一灑兮磨礪以須賓興竝舉兮計偕上都李蔡
幸封兮而廣不侯君獨夷然兮浩蕩鳧鷖幕府交聘

哀辭

南豐文孝卷之十五

國朝

聖

兮借籌飛輪經術經世兮出有入無乍施復歛兮還
原息陬維詩興筆兮益充以腴珍奇錯落兮火齊明
珠庶昌我文兮斯盟勿渝胡天不憖兮弗緩須臾繩
樞補苴兮而頽鳳樓斯道曷歸兮吾與吾徒南州渺
渺兮莫致生芻鳴鳥不聞兮載失其雛視天夢夢兮
云何其吁惟言旣立兮以慰黃墟我哀孔瘁兮宿草
不枯

南昌文考卷之十六

議

救荒議

鄧以讚

蒼生無祿大祲爲災今南昌之西鄉下鄉新建之下鄉田廬不舉火者十家而九或剝啗草根延旦夕之命者或餓斃縊死者流離困苦之狀累牘難盡夫可以弗賑哉賑未易言也畧陳其概以備採擇一曰分等差蓋水災雖廣而輕重不同宜以連年被水而今年之水至今猶未落業者爲最以雖係水鄉而田已退水現今可以復種者次之以從來無水而今年被

南昌文考卷之十六

明

一

水現今復種已定者又次之冊報之輕重賑恤之多寡大約視此爲準可也二曰廣周恤饑民有冊其實饑者豈能盡乎一指之癢痺良醫所不置也無亦預示里長黨正等凡被傷無食之家盡數開報俟臨鄉親審若慮其生擾疑其有私則於畢事之日令一二入執饑民名票就其家問之則舉一而百可知也斯亦庶幾無向隅乎三曰移金粟夫民非必皆壯夫也有老有病者有無夫或夫役外者此必不能出門戶者也又農務方興卽壯夫來城中往返二三日業已失工穀數斗而舟子舍人之費不與焉故金粟不可

不移也然給散之日擇一寬處令百姓踴踞以待呼
一人散一人必無紛譁矣亦不得限以時日斯可人
人各得其所欲非從容不能也四曰分委任沿河一
帶居民實稀其中托處於小河曲港者十倍焉以不
在耳目之側而姑置之情有不忍欲正官一一而辱
臨之勢又不能竊念佐陪雜職義官及各鄉老寧無
可備委使者乎無亦預訪其賢且才者分地而委之
仍不限以時日則窮鄉鄙屋無不到之陽春矣五曰
用諮詢夫一鄉有一鄉之情焉非其人不知也是故
有者老可諷文學可訪者每至其鄉擇二三人置之

議

左右以備顧問則凡鄉之所謂老者病者無夫者夫
客於外者皆可知也六曰便工作夫圩者低鄉之生
命不可不修者也事雖似緩然今饑荒之時預給以
工穀而及秋責其成功則修圩亦所以議賑錢糧未
必充以三分之則以二分爲賑以一分給工然圩夫
舊亦有冊今亦無預示圩長凡願爲工者皆許領穀
而冊記之則亦庶乎可廣也錢糧又不充或先給一
半俟秋冬積穀稍多鹽稅稍廣酌量增之亦可也仰
聞軫念惓惓故訪諸輿論謬陳鄙見若此伏祈俯察
幸甚

請復同仁祠置主並祀議

熊飛涓

伏見太府周公之表忠垂教也以懷忠祠舊址今爲民居不忍撤而改築於東湖之濱三十載廢祀之祠宇一旦矗起於荒煙蔓草之中令孫許二公之孤忠正氣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與張許雙廟炳燭千古甚盛舉也獨是濱湖一片地舊爲同仁祠其創立已久今考崇禎八年李公嗣京重修碑記稱載主南嚮鴈行而薦春秋者凡六一贈禮部尙書諡忠烈前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燧一南京兵部尙書新建伯諡文成前巡撫南贛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議

南昌文考卷之十六

國朝

三

王公守仁一兵部尙書諡端敏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胡公世寧一贈禮部尙書諡忠節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許公達一兵部尙書前江西吉安府知府伍公文定一吏部尙書諡文襄前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公龍則是前此之俎豆於斯者不獨死事之雙忠而一時共事諸公或發其好或平其亂生則一心王室沒則合食一堂故曰同也微箕比于去奴死不同而同以仁稱故曰殺身以成仁當逆濠要結權璫勢傾中外無君之心固不俟矯詔之日也而屹然獨立不懼正名討賊卒成大功誰謂非仁者之勇哉向非諸公

先後其間吾知孫許之目不瞑矣今仍宜顏曰同仁
祠蓋謂仁可以兼忠忠未可以盡仁也至若欲爲孫
許立像別異於四木主者愚又以爲未可夫忠義之
在人心也爲政者樹之風聲以鼓動之入宗廟而思
敬過墟墓而思哀初非以設像置主爲軒輊也文廟
之議以像爲褻今必變舊制別爲二像將異二像於
木主乎抑異木主於二像乎吾未知所宜處矣議者
不過欲尊懷忠祠之名而不知已廢同仁祠之實居
然孫許爲之主而四公者贅疣於此神不享矣愛人
者猶及其屋之烏况本以同事合食之人而忽伸此
議

南畝考卷之十一

國朝

四

而抑彼乎度非大君子崇重祀典表章先烈之至意
也故同仁祠之名必不可毀仍置主竝祀如故庶典
禮合於人心可與經久矣

論

鐵柱宮論

鍾秉會

煉氣之術辟穀之方非真有意於清淨之門不過藉是以冀長生不老之效而已昔漢武帝爲求仙而作宮室建柏梁臺造承露盤遣官採藥推其心欲延壽考而已夫人必畏死而後欲爲神仙是今之欲爲神仙者皆畏死貪生之人也豈飄飄然遺世獨立不爲世味所染者與凡民同其伎倆哉世固無有不死之神仙亦無徒以不死而得爲神仙者也傳稱南郡吳猛嘗遇大風以白羽扇畫江而渡周顛仙自言入火不熱洪崖先生號三皇時人夫豈真有是事哉凡皆有道之士遭遇亂世脫然於富貴塵埃之外托爲修煉之事以徜徉於山水之間者也至若猛女彩鸞遇書生文簫於道竟許成婚寫韻以供衣食此又正借人倫樂事以自全其真於跨虎之年者也其最著者莫如許旌陽福主時人謂之忠孝神仙其神仙而又能忠孝者也庸詎知忠孝之所以爲神仙也相傳點石化金足民逋賦皆時人妄誕不經之語若果有此事其在民則爲慈父其在君又爲罪人豈神仙固有欺謬若是者哉至其斬蛟蜃以除民害亦不過韓文

論

南曼考卷之十六

國朝

五

公驅逐鱷魚之類如宋均爲九江郡守能使蝗不渡
江虎不入境蓋皆正氣不回自足以制服異類非有
法術於其中也乃所謂鐵柱宮者亦中流砥柱之意
坐鎮千秋福庇無窮誠以許祖之精誠不朽斯蛟賊
之妖氣不作豈必拘拘有一鐵柱於其中而至今不
壞哉且一門之內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咸知捐嗜欲
定心性共躋於仁壽之途人間之樂何殊天上矣則
傳所謂拔宅升天雞犬皆隨者其亦桃源洞避禍於
亂世之說乎不得而泥解之也學者多言水不能溺
火不能焚刀鋸斧鑕不能戕賊然後謂之神仙顧其

論

南曼考卷之十

國朝

六

義有所未盡也夫宇宙固無別居神仙之處而造化
亦無獨生不死之理假而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
秋是妖人而已矣怪人而已矣尙何神仙之謂哉吾
聞有死而不死之神仙未聞有絕不死之神仙也古
來忠臣烈士有沉水而死者有投火而死者有受刀
鋸斧鑕而死者死後之威光赫於生前是故得水而
靈溢長江得火而焰映天日得刀鋸斧鑕而凜冽肅
殺千載猶見生氣豈不與許祖之全其天年廟食無
窮者異事而同本哉若夫養靜延年之學絕人逃世
之子煉丹採藥於深山窮谷之中者雖享壽千歲亦

奚有裨於人世哉今閱鐵柱宮記有獻而爲是論也
後之君子其以吾言爲然否

論

南昌文考卷之十六

國朝

七

爲之君子其以吾言爲然否
余自稱其人非實令理鐵柱宮之

左氏浮誇論

張素我

說者曰後人學古人當知古人之美亦當知古人之病學者本不能無病若復不知古人之病而學之則病以受病積痼不瘳矣故韓退之有言左氏浮誇亦知古人之病而防之之意也予曰知病之說是也而謂退之以浮誇病左氏則非也浮誇之目蓋言左氏之文體有然猶言莊子多寓言耳寓言不以病莊子而浮誇乃以病左氏乎試按退之歷序古人上窺下逮皆以爲其閔中肆外之本意在集衆長而非以是爲病詰屈聱牙似亦文之病也樊宗師宗之爲一體浮誇之爲文體蓋亦有然且浮誇之爲言乃對上春秋謹嚴而立與下易奇而自衷於法詩正而仍妙於葩皆相足相救之辭蓋謹嚴太過亦或流爲滯泥局促故須浮誇以濟之浮之爲言浮動也不滯泥也夸之爲言夸縱也不局促也是故浮夸亦不能無弊浮而至於浮游無著誇而至於夸誕不情此又不得不以謹嚴持之然則奇之或流爲怪也葩之或流爲靡也亦安得謂無其病而卽以是病易與詩可乎蓋嘗反覆於文章之源流而知左氏之爲文有不得不浮誇者何以言之左氏之爲文乃有心於文者也有心

論

南學考卷之六

國朝

八

於文則凡於文之所宜有宜無宜增宜損皆不能不調停斟酌於其間觀於內外傳之詳畧已自可證且左氏之文方以敘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實欲使後之人披簡如覩其形觀形如得其實其於摹擬聲勢體貼氣象皆不能不極傳神寫照之能是固不能不減多爲少架虛成實以輔其文體之不逮以視聖賢立言道其心之所深得遂有同於浮誇而不知言理與徵事其體勢不同理若虛而言之則據其實事若實而言之不能不有借於虛也知此意則不特新鬼大故鬼小外蛇鬪內蛇死以是爲浮夸也卽魯穆姜

公

南曼考卷之十六

國朝

九

之論元亨利貞之義劉康公之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說孔子採之爲文言朱子錄入於小學皆浮夸也皆左氏以成其文之奇正雜出大小畢貫之體勢而非必卽其胸中之所獨得而立言也嗚呼後之爲文亦孰有如左氏之浮夸者乎今之時文卽聖賢一言而衍之爲數十百言一主九客若蜃樓海市出於霜天蟲蟄之時亦豈有可依據如左氏者然浮夸之爲體則終始相循不可以是爲病而廢之也予故備論之以質當世之深於文者

解

瘟疫必行喪禮解

鍾秉會

疾病疫氣延及善類亦陰陽拂戾之氣而造物無可如何者也夫以上帝之仁覆闔下而不能救疾疫於未然而僅欲假巫師宣讀之陳言謂能轉禍爲福起死爲生有是理乎而俗每稱有司疾疫之神者徧布四方專制威命故雖弟死其兄妻死其夫子死其父而猶相戒曰此必無悲泣此必無殯斂此必無埋葬恐觸神怒而且殺狗屠羊以送之其亦不知其本矣微論無神卽使有之是殺吾父兄者也則爲人子爲人弟者所不與其戴天之仇也則必極聲哀痛以訴寃於上帝奮戈禡逐以殄滅其幽靈猶不足酬吾傷痛之萬一而乃身事仇敵迎送如常敬畏倍加而以父母兄弟之死供鬼神之一快也哉其無人心亦甚也且使鬼神必若是而後快是使人蕩費其家貲而不得聊生也是使人暴露親尸而喪其良心也是使風俗大壞而不知送其終也事之者或死不事者或生是假托威福而罔惑以愚民也善者或亡惡者或存是拂人性之好惡而傾錯其是非也皇天震怒於上人心憤怒於下疫神且不能以一朝居矣而猶得

解

尚書考卷之十一

國朝

十

於冥冥中制人生死之命乎此又必無之理矣時值
崇禎九年南邑大饑又苦疾疫習尙相仍不行喪禮
因讀先大人文學隆宇公瘟疫記載有萬歷十七年
郡中大疫時症流行偶延及於作善之家於是閭井
相聚而戒曰此疫症也無動惟大耳而其人泫然流
涕曰寡妻去世父母雙亡吾恨不得碎骨粉身以報
之而又不泣不哀引誘兒女子以悖常亂俗之事非
特妄信虛謬抑亦偷生苟免之俗見也故爾哭泣盡
哀葬祭盡禮思親之情倍於思婦慘傷過當寒暑並
侵不旋踵而其人已去世矣而俗又責其以哭泣而

解

南曼卷之十一

國朝

十一

觸怒於神明自速其死夫誠以哀痛哭泣之孝思而
得罪於神明則直在我而曲在神雖死何愧焉而况
乎其未有是事也故讀書談道之士皆曰無疾疫之
鬼而亦何嘗無鬼哉其有假名星占妄言禍福指某
神爲禍某神爲殃種種可怪而病者未痊則曰卦錢
薄也神不孚也譎隨妄誕難以類舉此卽求財之卜
鬼也又有家傳世醫而未審陰陽諸藥雜投視人之
命如草芥故有死在呼吸而彼方飲酒食肉於其家
而恬然以爲無恙也此又索命之醫鬼也若夫或用
錢帛或取米穀金鼓喧號以驚恐病人之神俾之書

夜不安此又求財索命之巫鬼也至如鄉閭俗士附
和以贊成其事奔走以陰竊其財真如魑魅魍魎來
無踪跡去無影響者矣合此數鬼者交手而中毒之
而命有不斃而魂魄有不喪者吾未之信也然此數
鬼者非能斃人之命也人之死蓋有天焉至天亦無
如何以救其死豈非數有不可知者乎所最可痛者
不埋葬不釘棺一事僅以繩縛委諸原野致令臭穢
之氣蒸觸天地行路厭惡及閭閻稍有知識者身遭
大故難忘哭泣之哀則鄉黨宗族共相詬詈遂以一
鄉一姓之生死利害責諸哭泣之一人而令其人吞
聲飲恨也卒至時行戾氣多所死亡不可救藥者豈
天爲之乎抑人實使之也

解

南曼考卷之十六

國朝

十一

辨

葬家風水時日辨

鍾秉會

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人子之送終宜莫大於葬矣當今之世葬家之邪說橫流蔽人子之孝思而動其欲利也擇地則爲利後嗣計富者或費千金少亦不下百金至貧不能買地雖明投之卑溼塗泥謂立一向亦可獲福擇一日亦可致富凡所稱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未之聞也於是不能已於辨矣魂氣歸天體魄歸地生者南向死者北向就陰類也衣衾棺槨封土爲墳主德靜故魄體安土氣潔故氣息斂猶之祭用芹藻黍稷之馨香也然世有數年不葬十年不葬數十年不葬甫停之日風雨驟侵氣息暴作行路之人視爲穢惡而避之也斯亦非孝子仁人之心矣然必欲擇日而葬則亦將擇日而死乎死忌日凡死之日斯凶日也葬凶事凡葬之日皆凶日也則又何吉之可擇也哉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庶人踰月而葬自天子至於庶人葬期皆有定制其不得擇也明矣人旣一死萬有俱捐禍福災祥不知何物譬如殘花枯木雨露何恩雪霜何仇無論無神煞也卽有之其能

辨

南文考卷之十六

國朝

十三

加於形消質解之軀枯朽無知之骨乎吾且論之人世之凶忌孰大於死然則親死子必遠竄他鄉矣奚爲哀號痛哭皇皇乎如有求而弗得如有望而弗至也非惟不可避亦不必避也非惟不必避亦不忍避也且造物能生生而不能生死能福生而不福死能死生而不能死死能災生而不能禍死大凶之後歸之冥冥葬家之時日向背之吉凶明理君子所弗道也今人不能善事其親衣撫我食哺我旣無以報德也及父母死而又併其骸骨而利之譬如一大賈深藏其貨恒不輕售欲得重價也是市親之骨以求富

辨

曾文考卷之十六

國朝

十四

貴也其不孝亦甚矣術者又從而神其事曰必若地而後富若地而後貴若地而後出忠臣孝子怪怪奇奇之說無所不有矣然試思之天地網緼化生萬物惟人最靈仁義禮智稟於性富貴死生係於命理有定而氣數難測也天不能賦人以不忠不孝之性與人以必富必貴之質而一塊之土旣壞之軀攬宇宙之大權操縱善惡禍福利害果亦理之所可信與張子西銘有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庸詎知貧賤之非福與顧乃占其墳墓不吉使之遷葬何也夫盜賊掘人之墳墓其罪抵死

而葬家親使人之子掘其父之墳孫掘其祖之墳而易葬焉而得死者且樂於從事從來穿窬之盜多掘墓之盜少雖盜賊有所不忍爲也而葬家親使人之子若孫掘祖父之墳墓是葬家之心忍於盜賊矣盜賊見人之子若孫掘祖父之墳墓而得不死則盜賊遂多掘人祖父之墳墓而僥倖於不死者則又葬家教之也渠旣使天下之人市親之骨而求福則已不得不市親之骨而售術故葬家之父母死往往數十年不得葬焉且葬家死亦往往數十年不得葬焉是又市己之骨而售術也雖欲不然勢得已乎嗟乎

辨

自我行之自我受之天道不爽福善禍淫賊人者卒自賊也然則葬親者必如何而後可遵古之道守今之制無就卑溼無過州縣無近城郭河道無金玉珠寶之器殉葬曠閒之野幽僻之墟地取其崎嶇而不足耕種木取其拳曲而不中規矩石取其頑拙而不入世用然後親之體魄安墳可保也如吉凶禍福自前代術士首倡其說貽誤後世今日嘵嘵更何足論

書

旱災上直指書

劉一燾

地方災祲上厪台慮以按部而任撫綏之事誠曠代異數也計再造隆恩企踵可俟生等何容喋喋惟是目擊難危勢甚焚溺剝膚之痛敢避啼號徹鄉自初春以至夏首霪雨不休種三佈而三潰迨端陽以後亢陽爲虐豆麥盡槁早稻立枯彼時猶冀晚收可濟萬分一也不意蘊隆更甚秋深不雨田疇龜裂川澤揚塵瀆水者不能沾一勺之潤而高原平陸坐視其槁死久矣蓋水患有方而旱災更廣至如一歲之中

音

南粵考卷之十六

明

十六

水旱交困早晚絕收未有今日之慘者以故穀價踴貴日甚一日較之往年幾增一倍聞之故老云世廟甲辰之災與今歲等至冬穀價八錢及入春擔儲一空民皆嚙土充食苟活且夕竟亦無救死亡然則今日景象可不爲之寒心哉老公祖痾瘵在念凡可解懸蘇困自有碩畫訐謨而生等一二杞憂願賜收採夫爲荒歲計者不外改折蠲賑三端而在今改折猶爲急務何也曩時之災鄰境可以勸輸今無告者十郡而九矣曩時之饑富家可以收卹今懸磬者十室而九矣但有改折一端爲如綫命脈留之則百萬之

眾仰食而生徵之則一方之民束腹而斃惟今日爲然也至于分別劑量猶不可不熟計蚤圖者徹省如瑞如撫如建如廣如袁如臨如吉如贛俱以災告被災處多則勢難盡折而權災之輕重爲折之多寡或全折或半折條爲分數可也災傷寬廣勘報動爾經旬有司又或逡巡必稽時日乞明示德意行藩司速催文冊而又預爲料理以地形之高下雨澤之先後穀價之低昂爲災之重輕卽如往歲未嘗不據憑文冊而事皆預定故能臨期不踰此已然之驗也已丑部定七錢丁酉五錢今合省積貯皆空但以留穀爲

書

南晏考卷之十

明

七

幸至於折銀之數不妨仰體國計斟酌於五七之間庶司農便爲題覆凡此皆蚤爲圖者萬一後期更難措手又記戊子年漕糧派單已出按臺勘疏方上竟從改折之議民因獲蘇此皆眞精神貫徹事臻厥成是又未可以後期爲念也又如奏留贖錢與贛州九江稅銀以爲賑恤之資給批召糴移文積粟以爲來歲之用則有舊牘可查無容置喙然似此重災之年似不容不一題請徹鄉四五年來乙未丁酉皆稱被災而以今歲爲最譬如尪羸久病之人元氣銷耗欲盡而又中風衰之病萬死一生改折者留一錢之元

氣也蠲賑者投續命之參苓也元氣未絕而後參苓
得以奏其功若元氣耗竭無餘卽有萬全良藥安能
起已斃之魂哉今日之懇所謂垂絕望醫情益苦矣
生等非不知聖恩不可再邀也又非不知沿江置倉
之議也第今歲災出異常故敢恩希非望且竊計上
地無出卽賣妻鬻子不足以滿兌額而徒足以爲溝
壑之毆倘及今不爲手援流亡剽劫皆乘是而起卽
東鄉之事其萌已見異日者爲國計民生之憂滋大
生等又安得默默已也生等謹以同室之情仰瀆仁
人之聽倘蒙垂念眞若再生語意無倫臨楮不任惶

悚懇祈之至

書
曹旻考卷之十六

明

十六

水災上司農書

做省昨歲災傷荷蒙老先生軫念採撫按之議題允改折溝壑餘生歡呼鼓舞眞同再造今歲又復淫雨入夏以來滂沱浹月兼以蛟蜃四發平地水高數丈西則章貢橫溢南瑞爲壑東則盱汝信三水壅闕饒陽一帶滙爲巨浸積水凝陰盛夏猶寒低者無田可種高者雖種不收災比昨歲似更過之矧昨歲之災如人新病氣血尙可支撐今歲如大病之人奄奄欲盡復感危疾生理幾何此誠赤子入井之哀而仁人裘裳濡足之日也生等讀撫臺疏又接闔省紳士之

南皇考卷之十六

明

十五

書桑梓淪胥驚惶無措惟是哀籲於老先生俯垂援拯查得萬歷十四十五年二十五二十六等年兩次蒙恩寬恤今連遭稔歲望澤相同伏乞老先生憫然閔念勘疏到日早賜題覆以蘇劍懸生等集朝野之議計惟有改折留稅二事仰叩台慈夫改折上不虧損國賦下可全活災民允爲公私兩利之策其留稅銀項各省多有因災奏請以備非常者做省節年灾沴流亡盜賊近在目前可慮孰甚焉二者皆救荒急務也第改折則有成案可稽明旨可信而留稅備賑聖意恐未可知若兩請俱荷俞音是朝廷浩蕩之

恩老先生破格之賜萬一事關稅務一格俱格反以
虛美致阻實惠此又在老先生劑量便宜去短取長
以祈必濟澤國蒼生垂絕告哀之情縷縷如此惟老
先生實重圖之尸祝明德無窮期已謹合敝省衣冠
稽角庭下知不獲借燕寢之閒輒敢削牘佈其腹心
伏惟裁察臨楮曷任激切懇祈之至

南晏考卷之十六

三十

寄江陵相國書

萬思謙

我翁上輔聖明式是百辟莫安黎庶數年治安之盛人人所覩見若其蚤夜以思兢惕靡寧調和中外聲色不假則相公之微也卽相公亦或難自言之也此人所不知也然而人人所覩見者豈能付之不知不謂言官指摘亦及門下當其時赤舄几几至今日德音不瑕雖千萬世皆可貫通且先後言官皆得生全此又清朝盛德事竊觀傳御史所論大抵欲主上敬天守法愈自嚴謹其三不足之說却說今日不得或者其不善修詞也其召用言官一節蓋有觸於科臣

書

南宮文憲之十六

明

三

余勉學之爲民未幾而御史劉臺之無端一疏實又有激於傳應禎之謫戍此三人者豈誠有仇於我翁哉周家文武之治不曰作人則曰之綱之紀是相公意也言者視爲操切則大誤矣主上冲年踐祚先帝顧命孰託軍國大事孰倚言者視爲專擅益大誤矣使其言稍致疑貳誤國之罪誰不得執之或者彼等亦不自知其誤之至此也第三出言官之事在我翁輔政四年之間若乘有大恩一舉高手俾戍者得還爲民者姑復其官久而察其才識頗練用一緩二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相公爲伊周公天下之心而道德

功業此其基本又知聖主爲天之覆地之載雨露之
潤固不擇物也言之當否未暇悉計實微衷之所不
能已惟賜覽而容之

善

南曼考卷之十六

明

三

新刊御覽而容文

斷固不擇物也言之當否未暇悉計實微衷之所不
能已惟賜覽而容之

往任寓常德途中寄

天啟二年九月初二

萬應奎

途中遇田老伯云會省難保將來必移鎮思南可謂震于其躬矣而我孤身以入豈不殆哉汝兄弟思之當無以此爲適意之所我行至此矣于義不返顧也安化署寄

三年正月二十六

舊十二月初三初四初七等日用我連營結寨之計我兵進戰退守無懼色連捷五次貴陽圍解舊撫按出城新撫臺亦上任庶幾有好光景不謂將有驕色兵有貪心歲初深入賊境初十日我兵大潰退阻長江溺死者無數二三戰將亦寥無下落僅有萬兵守

書

南曼考卷之十六

明

三

河別有一路亦不滿二萬險哉險哉捷書至日卽投揭於當事求其慎重不可深入而人微言輕不見信以致取敗將若之何府城苦於無兵萬一有警大不可知以我在事或者尙能支撐春明又有考期各宜安命用心精進自是出人頭地慎勿墮志用度不足淡泊大家相安潔己愛民四字時時在心所謂薑桂之性到老愈辣汝等各完各業不得以我爲倚靠來者謂合族平安喜甚各墳山草土勤查千言萬言只此爲慮

又

四月十六

今歲數月來遭異事者三初被何巡簡揭甫寢而二
月中得一危疾纔有起色施兵過府梁別駕又參申
制臺行提一時道府驚駭聞於按臺按臺言之者篤
制臺意卽豁然且以爲賢也道尊請監紀之任藩臬
司又以加銜駐鎮紅邊者交請兩處俱允受事地方
東西南北惟其所命食餼憂公聽之已爾接家信只
告窘促何也我不做官亦不要度日乎以一年田租
供汝母子食用此間分毫無寄長兒到此盡知之終
月未理一事所圖者皆地方急務也亦難與汝輩言
之此時按臺巡思南事竣卽督兵往板角監紀無一
暇刻我此行不復顧慮身家矣而報者以安囚投降
果爾亦不致多事多防也然夷性叵測焉知非緩我
之着乎聞制撫按三處俱有薦做官而不盡職與讀
書而不下苦功者同天下事有有工夫而無效驗者
乎

復司李李公書

陳宏緒

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樵李李君實諱曰華者雜著中伏承下問謹備錄于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謁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渾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考范蔚宗徐穉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顯未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矜爲不傳之祕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奧義如張遐者夫倂公列筮之忠烈在勝國擾攘之際身死而名湮沒猶曰時勢使然乃若遐之品行照耀於一代得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倂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宏緒每過孺子

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觀微君子然據南面之坐
而曾不得一侑食之弟子輒爲低徊竟日頌老公祖
闡發幽潛表揚先德併公一門死賊之奇旣已揭日
月而光天壤矣竊意明經大儒與仗節孤忠兩者並
重誠得乞靈片檄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
儒道統實淵源于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
以嚴子陵之特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
之名賢若遐則親受業於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
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文章風節如老公祖人神共
深屬望宏緒謹拭目俟之矣饒州府志別錄一紙呈
覽諸容面悉不盡

鉛山絕命血書

周定祚

我生平激烈無他長惟以忠孝自許亦以勸人湖東之命二月二十五大司馬促我就道且云信州虛無人孤城岌岌之甚二十九領勅書關防辭朝兼程而進至崇安復值道梗我乃飛章上聞不及候旨覓便出關晝夜行達鉛山縣同事者戒以無至信州謂府城久虛勢且不保我念朝廷命守此土卽日馳至府至則城中一二有司相對愁慘面無人色居民逃亡終日不聞鷄犬聲占城中炊烟以爲慶我諭以勉力苦守招撫流亡數日居民返十之六七及安貴告警

書

曾文考卷之十六

明

七

我乃星夜赴之廿四日至河口諸軍半老弱持戈負糧慘然無生氣我身又未攜金帛不能號召鄉里烏合之徒至弋陽則敵已抵河口倉卒收兵入府城議兵議餉了無善策而敵已迫城下矣一時文武官各烏獸散唯湖東道胡琦我二人從容守土不敢棄去旣被執以我不跪見答我至百至今血肉淋漓然私喜死得其所但恨我一生讀書嘗思爲國家出力一圖成效今乃負國至此誠知徒死無益唯恥我朝士大夫受國家三百年養士之恩乃半作逋逃我若偷生誠無以見高皇帝於地下然爲此云云者非欲以

一死沾忠臣名試思他日卽名書青史於我何益但
欲我子孫知我此志故嚙指出血以示汝輩竝書絕
命詞一首於壁後之賢者庶有以哀予志焉東南半
壁已難存萬里孤臣涕淚吞一死愧無恢復策三生
空有國殤魂荒涼社屋憑天意局促危城負聖恩此
去從亡九泉外憑他麥飯弔江村丙戌四月二十六
日鉛山守土臣周定初書

按定初死鉛山之難諸傳記及雜錄載之頗詳而
湯來賀所作家傳亦奕奕寫生聞死難時尙有小
樓記手付僕崇爵崇爵亦以抗節死其記遂不傳
唯血書一紙其子孫尙守而不失珍爲周氏世寶
云

問

何侯社倉問

萬 恭

聖王之養民也非家賜而人給之也制田里薄稅歛
勿奪其時令之自相生相養而已矣不幸而有九年
之水七年之旱亦不過令民自蓄積自周恤而已矣
故上不勞而下亡饑是所謂皞皞也移民移粟聖門
猶鄙之而况後世水旱偶乘乃吏議以偶然之值紛
紛然欲將我民終其身不得享豐登之樂既苦以營
廩又苦以出粟而後世常平社倉凶歲則慮饑樂歲
又慮勞驅我民於頭會箕歛之地鬪我民於稽核敲
扑之場如庸醫瘳病之爲快哉夫一人之身病者什
一不病者什九是什一用藥石而什九用梁肉也是
以康寧庸醫病時則苦藥以攻病愈時又恒藥以防
病吾恐不死於病而死於藥矣衰世常平社倉法本
以什一之荒而投之以什九之苦所謂常平於民糧
一石加籍銀一錢於民差一丁加籍銀一錢爲市粟
入倉備賑之本夫朝廷固數數減征以惠民也縣官
乃求加征以病之民誰與我以什一之歛而益之以
什九之征又誰與我吮稅戶什九之膏填餓民什一
之腹又誰與我旣毒以積穀又毒以修廩旣迫以公

問

南曼考卷之十六

明

三

移又迫以私守旣窘以出納又窘以鞭扑此所謂不
死於病而死於藥者也且議者謂條鞭良法分十年
之役爲歲役民樂從是也獨不曰彼固以十年破產
重役乃分歲輸之甘心焉蓋懼十年之死證分爲逐
年之微恙而治之是甘心什九之微恙者實什一之
死證驅之也今無故而強民加丁糧之徵而責民以
必輸豈亦有死證驅之乎故二倉衰世之策也非皞
皞也仁人不道也無已則義倉乎縣官豐歲令民自
出粟修廩無有所強或榮之冠服或表其宅里不必
嚴督而竝發之也文王之化始於二南卽條鞭良法

問

南畝考卷之十六

明

三十一

初年舉南新次年舉外邑又次年舉外郡今三十年
之久始浹洽焉此僕所當局也如諸孩啖飴然初令
一孩啖之而甘之久之則十孩百孩不待教而甘者
徧天下矣若立峻法一孩不啖卽呵之撻之彼徒見
啖飴之苦而不知其甘一孩徒懟父母耳終歲飴不
啖也義倉之法則何以異於是何也責民出粟者利
也令民自相勸自相生養而官不與焉者義以爲利
也是王道之權也彼毒之迫之窘之違司農之制加
額外之征布煩歛之會者利以爲利也民必不從也
故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最下與之爭

揭

丙辰水災公揭

劉一燦

爲異常水災懇乞破格施恩請賑議蠲議改折以卹
子遺以廣聖澤事竊惟天災流行何歲蔑有未有連
年巨浸如江省之爲甚者也亦未有孽蛟作祟流城
漂邑如今歲之爲尤甚者也蓋自戊申以迄甲寅陽
侯布虐寸菽絕收賣妻鬻子以供貢賦者八年於茲
矣嗟嗟小民其不爲東土易子析骸斬木揭竿者則
以江南之家不耕則讀不農則工餬頰四方又以撫
按諸當事公祖多方拮据爲民請命議賑未已繼之

揭

南畝考卷之十六

明

三

以蠲議蠲未已繼之以折真不啻痍瘵之切膚而饑
溺之由已者惠至渥也乙卯稍稍有秋鴻雁來中澤
之思婦子有寧宇之願民幾幸再生矣不謂今年仲
夏虞吉之間蛟妖煽崇樹兩泮旬至五月初三日閩
粵二水一時交衝虔南蕩爲巨浸建甌而下洶湧潮
湃遇隄隄決遇城城圯經萬安泰和廬陵吉水峽江
豐城一帶人畜房舍什物之類蔽江漂流不可以億
萬計至省而章貢之水滙勢益奔放一日之間漲發
丈餘雉堞行舟人家樹杪巢棲水宿莫必其命而禾
稼登場之想又毋論已某等傳聞流離光景真堪酸

鼻既讀撫按老公祖疏一字一血鄭俠之圖不是過也諒仁臺展讀均切痛心今聖明見徹萬里迅勅下部議此亦溝壑更生之日乎某等誼關桑梓情切剝膚唯是合詞陳乞仰冀仁臺造命之恩然內帑難於拔山阿金幾於竭澤無已惟有吸西江之勺水活西江之涸轍請留湖口及會城之稅一年稍甦民命此亦一策也至於多方借箸設法救援或議蠲議減少寬民力不至有鹿死挺險之憂或全折半折留蓋藏以苟延釜魚煦沫之命此皆仁臺萬物一體之盛心而肉骨吹生之厚德也某等非不知軍儲重計仁臺

揭

南曼卷之十六

明

十一

左顧右盼極備苦心但無歲亦無民無民亦無賦有司卽善催科必不能以重法而責無米之炊也矧近日山東截留漕糧四十萬業已還部是太倉之人又復增添而江省區區漕糧譬如隻雁雙鳧何足爲有無多寡而必取於盈無損於惟正之額供而可以活百萬之生命想仁人君子所褰裳濡足號呼而救之者也伏乞慨然速賜議覆大廓好生庶垂斃之民有瘳功德與五嶺同高蠡澤竝深矣某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檄

理濬二湖檄

范涑

南昌府爲理濬城中二湖以奠民居以防水患事查得城中東西二湖出豫章溝爲諸水所聚必流通不滯斯無壅淤之患先是魚藕之利止取於高橋以東而設箔於高橋自橋以西及城內水關橋不閉惟外水大漲乃下板築塞城外水關橋以禦外入聞自丙子歲一委官自牟小利遂重閉水關以致丁戊二年水浸沿湖房舍者經月溼熱蒸鬱居民疾病因之茲欲去城內水關開口之箔以常泄內溢清理城外板

檄

南昌文卷之十六

明

三

開俾令堅固以預防外湧又查得浴湖居民有恃強佃占年年填出者有淤塞洪恩橋及同仁祠橋使東湖之水不得長流者皆欲清理還官仍令各居民挑出淤泥使湖深可以蓄水庶城中永無水患似亦計之得也合行查議

修堤墻檄

陳宏謀

檄云南新兩縣應修圩堤甚多因被水窮民力不能
修應請動項寓賑於工已據該司道通詳該司議詳
批令委員分頭查估在案內有南昌縣之富倉圩安
樂圩本都院相度形勢其水皆由螺螄港決口倒漾
而南螺螄港原係通行旱路向止小溝並非江水正
流因溝內地勢深窪江水冲決遂成河形會人撫河
地勢較高不能暢流而南故江水一入螺螄港至風
雨亭卽倒漾而南至富倉安樂兩圩直抵市汊一帶
日久不消俱被淹沒是贛江以西撫河以東一帶十

檄

南旻卷之十六

國朝

十四

餘村每年受患皆螺螄港決口之故細問富倉各圩
長僉稱螺螄港不堵則水大時兩圩石閘尙有漫過
二三尺不等之事若堵塞螺螄港則可以永無水患
等語據此情形卽將富倉安樂兩圩通體高築三四
尺所費亦自不少亦止能護兩圩以內之田而圩外
之田地被淹者不知凡幾終非禦患善全之策本都
院逐加查勘螺螄港以上原係贛江第三汊之支河
決口成河雖有五十餘丈之寬其中深者不過一二
處餘皆淺洲舊日北流之汊河雖不及螺螄港新河
之寬然亦有三十六七丈之寬現在水勢仍有自西

北而南流之勢並非直趨螺螄港一路若將螺螄港之口堵禦帮築寬厚再於上流建埽迎溜俾水勢仍由北汊河而行其勢仍屬順暢尚非直行大河不可堵塞之勢而螺螄港既堵則江水支流直趨而北不由西行不但富倉兩圩可以不築連圩之田南自市汊北抵羅泊洲東抵贛江西抵撫河周圍百餘里之田均可捍衛矣但是否如斯作何修築必須預爲定議估計核實方可乘時動修仰司官吏立即遴委幹員將螺螄港之口應如何建壩建埽或用石工於何處起止土工寬長若何逐一查勘明白相度形勢作

微

南畝考卷之十六

國朝

三十五

何立椿定壩詳加估計繪具圖說由司核議詳報以憑核奪飭發帑項乘此寒冬趕辦寓賑於工以資被水窮民食力其餘各處圩堤遵照前批迅卽委員分頭確估速議具詳事關永除水患關係農田甚多務期詳慎辦理一律堅固如有應行參酌之處各宜悉心經畫均毋玩忽

跋

跋杜子野小山詩

徐鹿卿

言天下之美至於同嗜而止五穀天下之正味其美不待贊也至於水草之殖陸海之產亦得以擅美焉何也以夫人所同嗜也十年前聞子野有能詩聲今於梅花嶺下得其藁亟揮俗吏去披卷讀之雖未暇鑒觀而佳句已領略矣及觀諸老題跋則凡所當識處往往與愚意合信知口之於味有同嗜焉苟同矣其爲美無疑也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要當作如是觀若夫五穀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則又在吾心自爲持衡少陵五穀也晚唐多品也學詩調味者也評詩知味者也孟子有言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試與子野商之

跋

南昌文卷之十六

宋

三

豫章記跋

萬 恭

予嘗讀春秋戰國書荆楚居國南鄉數數然與上國會盟上之能成典禮洋洋乎有先王遺風次之能博三墳五典觀光上國令方城漢水增高深下之亦善辭令游揚連類禁攻而寢兵定鸞熊氏之封域則修文之功也說者謂楚多文人諒哉五岳公生數千載之後值海宇混一江漢澄清乃洩七澤之氣發六合之藏以潤飾王猷鮮明吏治又出其餘以泮渙蒙莊馳驅屈宋而豫章之文作蓋匡廬之所以高彭蠡之所以深章江之所以流西山之所以峙皆可心會而神求矣所以稱治世之文者非耶蓋聞郢中人善歌先爲下里之音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爲郢中之音屬而和者數百人復爲陽春白雪之音屬而和者數人而已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五岳公郢產也豫章之文作得無陽春白雪之類也夫

跋

明

御製新樂府跋

彭元瑞

九歌六府三事惟修和詩以言志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樂其可知故歌始堯遊賡庸舜作至外興於樂府實昉見於西京降而中唐斐然居易抽厥傑思蔚有成章體變爲新意全乎風氣靡語大自謂近乎正聲實事質辭世久傳爲鉅製千齡遇

聖四始

開宗

垂鑒斯篇

俯取其義彼有爲而非爲文而作

跋

南豐考卷之十六

國朝

三六

謂如此爲詩方可謂之詩用適

幾餘迺摠

睿唱殊事沿體假題立名詞不主乎故常言遂分乎

大小

江河氣盛則支港奪流

羲娥曜懸而繁星掩彩琴揮獨繭碎響遏乎

磬咸裳絢孤翬麗藻闡乎

黼黻方之茂矣蓋有由焉原夫情見乎辭詩論其世商周

盛而作頌正變易而無詩以彼才華實丁中葉湖義

旗之七德燮禪詔之二王新豐折臂之翁杜陵典桑

之叟宮市使者州貢矮奴回馬倍來戎人僞縛西涼
之假獅爲戲鹽州之飛鳥無城狐飽龍神犀寒蠻泣
雲開少劍江鍊空銅述祖烈則武德貞觀之卑指時
事則貞元開成之陋固宜不能躋姬廟子圍之作徒
自附賸賦矇誦之流也我
皇上運際

重熙

躬秉上聖所陳者

文謨

武烈之盛所紀者

一跋

南曼考卷之十六

國朝

三

神功

聖德之全舞慶隆以象

功奏中和而正樂

平準夷回部爲民版築迪化惠遠爲內郭闡壁特懸宛駒
列駿南犀返徼西屬充階衛拉則四部全歸金川則
兩番並盪出熊虎於禁旅銷螟蝻於農疇昆明之湖
水如春上都之牧場似錦

厘鑑人之匪易

凜爲君之良難誠則生明華宜返樸責人先責己孟水圭
臬之箴臣心體

君心元首股肱之義政貴持柄言戒聽箴皆以謹

憲章

闡道揆

聖繼

聖而念

祖幽風七月之篇旦復旦以弼

予卿雲八伯之咏咨爾子孫臣庶無忘

王業之艱難被之金石弦歌用作

聖人之謨訓夫豈李唐之可比盛又寧白傅之所得聞

若夫觸類旁通折衷

跋

南史卷之十六

國朝

早

論定爭臣激韓愈之論破陣補魏徵之辭陷邊則禍首王

峻擾市則罪魁蘇升岐王宅裏士辱伶工新息縣中

民歸賈父循良刻青石勝於段顏宰相築沙堤當為

房杜馬無千里鳥不羣言惟

見大故

識高由理博乃

論卓至於針砭原什黜陟舊文考至亂於唐宗非關夷曲

戒求仙於漢武乃述聃言淨洗箏言偶來驟樂罷幸

詎由惜帑拾遺何不薦才忘情蠻素之吟履道鐘魚

之寺瓶沉井底宜示別狐化塚中空墮綺語使作者

尚在應愧遊談之無根令讀而後知益信

立言之有本臣環而雜誦盥以莊書三百以後諸詩

風雅之正五十之數大衍

天地之文俯服仰窺所以博也厚也高也明也長言永嘆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臣彭元瑞拜手稽首恭跋

跋

南曼考卷之十六

國朝

聖



大故

不取風之能之平之練之

大賦之文前則吟賦視以對出草出高出即出異言不刻

立言之有本

尚主懇懇

尚主懇懇

書後

書陳陶詩集後

陳宏緒

香城寺西有陳嵩伯陶書院一稱讀書堂陶詩所謂
祇園樹老梵聲小雪嶺花香燈影長者至今僧衆傳
誦予讀英華類選諸編得陶詩頗多手錄一帙欲共
施希聖雜韻合梓之題曰西山二隱詩尙苦搜羅未
廣藏之篋笥甲申秋杪偶過故書店張氏有費君闈
如唐雅刻陶詩四十餘葉持歸合之前所手錄幾已
無遺獨希聖存藁寥寥遂以此集先授劄劄當李璵
南遷吾郡陶獨高卧厭原求一聞其磬欵不可得况

書後

南昌文卷之十六

明

望

于齊邱之瑣瑣而欲網羅中原麟鳳豈可得哉世謂
陶頗諳星歷蓋有所窺於元象逆知南唐將亡事或
有之然而羣小進用政事不修朋黨比周爲禍陶固
不必決之甘石之書矣晚唐詩佳處在於纖巧俊逸
而或失之堆積濃艷輒令人迷悶不可耐温庭筠有
其妙亦有其累其累之尤甚者莫如陶然遇其魂響
驟發傑思突來如雞鳴曲隴西行諸篇亦千古之絕
調也巖穴多奇士如陶又其最奇者空山流水日把
其詩吟咏如見其人於古松頽石之間何知紅塵十
丈

書滕王閣序後

萬承蒼

王子安滕王閣序首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向不得其解南昌自漢迄五代皆縣名未嘗爲郡唐乾元二年置南昌軍元和六年復廢洪都之稱始見明洪武初年尋改南昌府子安時焉得有此至天文斗牛分野尤人易知者今乃悟古人行文言地者必舉其縣閣建於南昌若泛言豫章卽不得其實昌黎作滕王閣記有云袁於南昌爲屬邑不言洪而言南昌卽此意也隋開皇元年改豫章郡曰洪州唐初因之置上都督府都督府所在之州卽稱某都當時

書後

南昌文卷之十六

國朝

三

語云爾子安之序爲都督閣公而作故先據其地以立言若曰南昌之地故爲郡守所治而新爲洪州都督府所治耳唐藝文志有李淳風乙巳占十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十卷近世藏書家尙存七卷其說以二十八宿分配禹貢諸山以岬爲角以岐爲亢以荆山爲氐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砥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大山爲須女恒山爲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烏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觜嶧冢爲參荆山爲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張九江爲

翼敷淺原爲軫星分翼軫之說蓋本於此字文新州
乃宇文節史言流桂州當以此序爲據都督閩公史
不載其名西江志引名勝志直以爲閩伯嶼者大謬
伯嶼天寶時人未嘗爲都督其事卽附見於王勃傳
可攷也

書後

南島考卷之十六

國朝

四四

書前漢書溝洫志後

龔元玠

班掾改史公河渠書題爲溝洫志似矣乃志中所言皆屬河渠無一字及於溝洫何也孔子稱禹盡力溝洫蓋五溝溝洫爲多攷工記匠人舉中爲言孔子亦仍匠人舉中爲言也五溝五涂創於黃帝大治於禹其詳必見於夏書禹貢之外故孔子得知之秦楚二炬後久不可考矣周官遂人考工記詳其制蓋祖黃帝及禹之法也由深廣二尺之遂至深廣三丈二尺之川生成之川不止此數謂之五溝由高廣二尺之徑至高廣三丈二尺之路謂之五涂自堯七十五年庚寅禹治

書後

南曼卷之十六

國朝

星

河至八十六年辛丑成功後至禹崩後三年壬戌凡八十二年每年盡力溝洫定爲歲修常功啟元年癸亥至相二十八年乙丑六十二年皆遵禹法上溯堯八十六年辛丑一百四十五年河不爲患則盡力溝洫之效大也蓋自積石至逆河河南河北河東西皆有不可勝計之溝洫三汎水漲容之有餘所以河不爲患也相弑之次年丙寅寒泥逆賊令不行於民溝洫不治丙午少康元年以後河與溝洫盡淤至十一年丙辰去寒泥行弑之年乙丑五十二年河益不可不治乃使商侯冥治河越二十六年爲帝

行之十三年辛丑寘死於河殆以不知治溝洫之故

歟自後夏凡四遷商在夏之時三遷有天下後九遷

遷地俱見圖說皆以避河患故皆以治溝洫不知禹故也周

公知其然故詳其法於地官遂人冬官放工記匠人

自武王至匡王二十世皆遵行之故四百四十八年

無河患定王五年河南徙則亦以北行之河身淤溝

洫亦淤故也然五溝五涂之跡在識水性者固可隨

時舉行故自定王己未至顯王七年己未二百四十

年間河仍無患至顯王八年庚申公孫鞅入秦辛未

廢井田開阡陌東諸侯效之五溝五涂之跡俱泯而

書後

南曼考卷之十六

國朝

學夫

河患遂不可制趙魏作堤去河二十五里以東隣爲

壑齊亦作堤去河二十五里以西隣爲壑至漢武瓠

子作歌而患斯劇矣賈讓以放河北入海爲上策不

及於溝洫太史公作河渠書專列河渠故不及溝洫

班氏易其名曰溝洫志理宜暢言禹之治河得力於

治溝洫矣乃僅抄襲太史公河渠而無一字及於溝

洫又何爲名之曰溝洫志也以此知班氏不知溝洫

之利勝於開渠宜其文之不切題也

黃河古今源流圖說

元鼎

河源之在蕃界者自漢張騫唐劉元鼎得其畧至元
招討使都實始得其詳其流之入海者自夏至北宋
皆於充南渡以後始合淮而入海於揚之東北徐之
東南嘗按地輿圖考之爾雅參之元史地理志河源
附錄及地理今釋而圖之并爲之說曰河出今朶甘
思西鄙巴顏喀拉山東曰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
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沮洳散渙不可逼視陟山瞰之
燦若列星元志稱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卽今所
謂星宿海也東五七里滙爲查靈鄂靈二海子卽元

南曼考卷之六

國朝

七

志阿刺腦兒二巨澤周各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
餘里迤邐而東成川號赤賓河又東北有水曰亦里
赤自西南入之又東北有水曰忽蘭自南入之曰也
里水自東南入之流浸大然水清色白人可涉又東
北岐爲八九股曰也孫幹論譯言九渡也廣六七里
馬可渡又東北水漸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或紉木
幹如舟傳傳革以濟又東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
兩山峽束廣一二里或半里不等深叵測乃轉東南
流千餘里過朶甘思東北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大雪
山之南卽唐吐蕃傳悶摩黎山元志亦耳麻不莫刺

譯言騰乞里塔者所謂崑崙者是也又東北至瀾師
及濶提二地又東北經哈喇別里赤兒北境地當四
達之衝多寇盜元時有官兵鎮之崑崙以西水散漫
山不穹峻人簡少多處山陽其東山高地下岸狹隘
處狐或躍而越之又東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
山下有水曰多母打禿昆多倫河元志納鄰哈刺譯
言細黃河自西南入之曰多拉昆多倫河元志乞兒
馬出自南入之自此河始折而北爲一折三百餘里
過崑崙東轉西北過崑崙陰行百五十餘里齊普河
呼呼烏蘇河自西入之又西北鵬撥河自東入之水

說

南島文考卷之十六

國朝

吳

濁色黃始名黃河爾雅所謂所渠并于七百一川色
黃是也至貴德州必赤里復折而東北爲二折三百
餘里會給克圖袞俄羅濟諸水歷歸德堡邈水自西
北入之自必赤里以南皆梁州外之西境又東北始
入雍州經河州積石野龐河自西南入之又東北至
安鄉關及打羅坑湟水浩疊河自西北合流入之大
通河自北入之大夏河自西南入之又東北洮河自
南入之又北東至蘭州過北下渡及鳴沙河至中衛
祖厲河自北東入之復折而東爲三折至寧夏府黑
水河自東入之復折而北爲四折出塞千餘里至九

說

南曼考卷之十

圖說

四

原豐州復折而東爲五折至東勝州爲榆林北境復折而南爲六折於延安府府谷縣入塞黑河自東入之圖水自西南入之水益濁左冀右雍南流千餘里至龍門汾晉二水自北東入之又南北浴水自西北入之澧洑涇漆沮合渭自西入之水大濁至華陰潼關復折而東爲七折北冀南豫至鞏縣伊瀍澗合洛自西南入之濟自西北入之又東泌自西北入之又東北經冀之新鄉入兗之胙城至濬縣大伾復折而北爲八折灑爲二渠其一東北行由朝城至高唐州漯水自北會之又東北至蒲臺利津入海其正支由清豐而北衛河自西入之又北過冀州之泒水至大陸復折而東北爲九折播爲九河其本流則衡水武邑青靜海之河也同爲逆河入海其天津迤東乎此三代以前河流所經也至堯八十六年辛丑禹治水功成每歲盡力溝洫至禹崩後三年壬戌凡於十二年河不爲患啟元年癸亥至相二十八年己丑六十二年遵行禹法河亦不爲患寒泥簄後不治溝洫至少康十一年丙辰以河患故使商侯冥治河至帝村十三年冥死於河夏四百三十一年原老邱西河河南凡四遷商在夏之時三遷有天下後五百八年豎

相耿疵奄殷河北洙淇凡九遷皆以避河患故周公治溝洫自武王至匡王二十世皆遵行之故四百四十八年無河患定王五年河始改徙然猶知治溝洫故自定王已未至顯王七年已未二百四十年仍無河患自商鞅開阡陌溝洫不復存而河遂不可制至漢武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塞軌復壞遂用田蚡天事之言不塞而河遂漸南至東漢永平間德棣間河播爲八自此入宋初河由千乘蒲臺津利入海無大決溢之患建紹後河決入鉅野溢泗入淮者曰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入海者曰北清河

說

南史考卷之十六

國朝

五

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衛州決入渦河以入淮元時決原武明洪武二十四年復決原武之黑羊山由潁入淮

本朝雍正元年癸卯決中牟亦由潁入淮於是正支由汴河經豫兗徐自開封之原武封邱東至虞城單縣潁山而豐而沛過徐州城北而東南至下邳又東經宿遷桃源至清河之清口而合於淮泗及沂會運河自西北入之分流南支或由潁水經陳州項城太和阜陽潁上會於淮淠水自西南入之安豐塘自南入之淝水自西北入之或由渦河經亳州蒙城懷遠會於

淮又東濠水自南入之又東至五河縣澮汴潼濠自西北合流入之睢自西北入之東經泗州盱眙入洪澤湖東北出清口而合於正支由是淮黃合而東行經安東之雲梯關至四木樓以入海焉此宋元以後河流遷徙所經也天下之勢橫觀之西高東下而冀之東南兗之東北爲下之極故禹疏九河導河由兗以歸海焉縱觀之北高南下而徐揚之東爲尤下之極故九河既埋河日南遷由徐揚之東以歸海焉由兗歸海者禹順其自然也由徐揚歸海者河自順其自然也自河之南七百餘年雖決溢不常然既引於宿遷清河安東北境經由至海州復於近海多開支河時濬其淤庶別淮亦不爲害且不復別徙云

說

皇朝

國朝

卷之六

先天圖說

伏羲先天四圖說皆出於邵氏蓋自陳希夷穆伯長李挺之遞傳而得者首圖列八卦次序解見易有太極及易逆數二節而逆數之說周易折衷所採列頗與先儒有異其解爲尤備矣次圖列八卦方位解見天地定位一節三圖列六十四卦方位次序解卽從八卦次序推之四圖列六十四卦方位解卽從八卦方位推之此先天圖之大略先儒所共知者也至其圖爲十二月卦所本及月卦之脗合河圖諸儒猶有未備者嘗就河圖及先天八卦圖細按而得之其爲

說

南宮文孝卷之十六

圖朝

五

月卦所本者左方震兌乾自坤而下各以其次重之而離不用右方巽艮坤自乾而下各以其次重之而坎不用凡二十四卦重之得十二乾八坤八震兌艮巽各二乾左陽三坤右陰三乾陽根陰陰根陽蓋莫非自然之妙也其月卦脗合河圖者蓋自天一合地二四六八十而爲復例推之至天一三五七九合地十而爲夬得五卦又由天一三五七九復合於所連之一而爲乾一九老陽合而變之有二八之數陽用饒則爲少陰而生姤矣自地二合天一三五七九而爲姤例推之至地二四十八六合天九而爲剝得五

卦又由地二四十八六復合於所連之四而為坤四
 六老陰合而變之有三七之數陰用乏則為少陽而
 生復矣復臨陽微壯夫乾陽盛故一三在內而七九
 在外姤遁陰微觀剝坤陰盛故二四在內而六八在
 外蓋亦自然之妙而非人力所能與也其陰數逆數
 何也四象之位不動四象之數陽順陰逆云爾

說

南島文考卷之十六

國朝

奎



卦由四象之合不連四象之連也觀則變云爾
 瓜蓋亦自然之妙而非人力所能與也其數逆數
 有於此則知陰陽之數也蓋坤之四亦內而六亦
 外也夫乾陽盛故一三在內而七九在外
 夫陰合而變之有三七之數陰用乏則為少陽而
 生復矣復臨陽微觀剝坤陰盛故二四在內而六八在
 外蓋亦自然之妙而非人力所能與也其陰數逆數
 何也四象之位不動四象之數陽順陰逆云爾

豫章考

胡虔

按豫章者楚地吳楚構兵之處其見於左氏傳者凡六杜注曰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又曰漢東江北地名此春秋時豫章之定論也吳入春秋百餘年服屬於楚以長江之險雖吳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據建瓴之勢吳於舟師仰攻不能勝楚自壽夢得申公巫臣知以乘車陸戰於是吳之用兵舍江南而徙淮右北道而楚之爲困昭四年楚城鍾離今鳳陽城巢縣來今壽州蓋以備吳塞其北來之衝吳楚之構兵爭戰者皆在此及昭二十三年吳滅州

考

南陽考卷之十六

國朝

五

來二十四年滅鍾離及巢三城滅楚淮右之重鎮失而漢東之大隨直轅冥阨三隘道亦不能守入郢之勢成矣自魯成七年至哀十五年吳楚三十戰其由江用舟師者六耳若楚築三城之後惟長岸之戰在江之南而已故吳氏以江南之豫章決無預乎春秋之時者其說甚善第以豫章在江夏之間爲江陵之豫章口則誤甚蓋以漢東淮南江北數百里之地而欲以區區地名之偶同者當之宜其多所抵牾矣此圖經以豫章卽德安東四十里之章山又或引水經江水東經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因豫章岡得名者

考

南曼考卷之十一

國朝

五

皆一隅之見也高氏以今鳳陽西壽霍光固之境為近淮墻豫章當在此際尤足發明杜注然其言有二失一疑杜注漢東之誤一以昭二十四年豫章之洩為彭蠡復初顧氏亦主其說彼特以光固之地近淮而遠漢不得稱漢東不知楚大隧直轅寘阨三關之塞在今信陽應山之間寘阨在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山縣北六十五里一名平靖關大隧一名武陽關在信陽東南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應山一百三十里地名大寨嶺直轅一名黃觀關在信陽南九十里南至應山亦九十里杜氏所謂漢東之隘道也光固在信陽東壤地相接故杜復曰漢東以明豫章之西境至此正與江北淮水一條相證非淮南漢東有兩豫章也柏舉之役吳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注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蔡卽今汝寧新蔡縣楚左司馬戊欲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聞楚師敗及息而還息卽今光州息縣息在蔡西南然則吳人舍舟遵陸者在蔡息之間光州之地乎高氏乃以息在蔡東譏杜注之誤其於地形為不審矣至顧氏以淮汭卽壽州吳舍舟於此遵陸亦卽在此是淮汭豫章為一地左氏不當複言之矣又謂越與吳不敢與楚交陰相聯絡於鄱陽是大不然吳越敵國也越豈畏吳者哉且以當日時勢論之吳畏

越而越不畏吳昭五年楚子越人伐吳昭二十四年
越又使倉及壽夢帥師從楚代吳二十年之間越伐
吳者再而吳不敢一加兵於越報怨者以吳方抗楚
而懼楚之議其後也及昭三十二年吳始用師於越
而定五年十四年越再敗吳闔廬死焉此其強弱之
勢可見顧氏之論特夫椒以後情事耳夫越既從楚
以伐吳矣帥師何事而欲使吳不知陰相聯絡於水
際此可笑之甚者况鄱陽古彭蠡不得稱豫章之泖
也若近世有以湖口爲豫章據史記淮南傳正義其
解定二年桐叛楚事謂巢桐皆江西下流相距不遠
楚自湖廣出師下江南必取道江西不知楚伐吳非
伐桐也惟楚伐吳師於淮右之豫章吳僞畏楚而伐
其叛國巢在桐北伐桐必經巢吳陰以伐桐之師圖
巢故楚坐視其引軍南向而不之忌其實吳未嘗伐
桐也使楚師在今湖口去桐甚近吳師一不至桐楚
必能逆知其詐而爲之備矣至定四年柏舉之役吳
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者豫章在光固漢爲漢
口自光州歷信陽麻城至漢口攻楚不備最爲神速
使豫章爲湖口是吳自淮汭舍舟陸行將二千里而
始至湖口亦迂遠之甚矣且於湖口與楚對陳者夾

考

南皇表卷之六

國朝

辛

江非夾漢也古豈有稱潯陽之九江爲漢者哉况吳
果由湖口乘舟沂流攻楚則其班師自順江而下必
不復陸行至淮而楚司馬戍尙欲毀吳淮汭之舟以
斷其歸路雖下愚亦不出此要之吳楚所爭在淮右
決無迂道至湖口之理此以豫章在淮南者其說無
一可通也或曰江南有豫章水春秋時豫章雖廣要
以此水得名此又不然豫章之名著自水經水經後三國時
人作言漢時惟湖漢水最顯劉歆所謂湖漢等九
桑欽者誤水入彭蠡是也豫章特九水之一耳前漢地理志零
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鄱陽鄱

考

南曼考卷之十一

國朝

五

水餘千餘水艾修水新淦淦水南城盱水建城蜀水

宜春南水南壅彭水志則並云入湖漢若豫章水出贛

雖亦云北入大江然不言諸水入此又不詳其里

數蓋雩都與贛在漢爲荒僻之區豫章湖漢之孰爲

經流尙不能詳故以豫章併入湖漢合鄱水等爲九

水若上求之春秋之時是水之卽名豫章且不可知

而謂淮南江北之地皆以此水得名不亦謬乎或曰

漢時豫章水既不著而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所謂結

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者豫章不已著於漢乎曰正

義以豫章爲湖口誤也秦九江郡治壽春今壽州漢爲

淮南國正春秋豫章地伍被之言卽指此蓋光固其
淮右之近地下文疆弩臨江而守者又爲備江之計
耳豫章豈湖口哉然則應劭漢官儀言豫章以木名
郡者正未可非也世第知雷次宗以水得名之言爲
可信不知應在雷二百餘年之前其見聞當得其實
也夫談說義理後人容有勝前人者若推驗地形考
論名義後人必不若古人之審今反覆諸家之論推
求當日情事形勢益嘆杜注不可易彼酈道元之注
水經裴駟張守節之注史記稱引豫章皆謬說也

考

南昌考卷之十六

國朝

五十六

出天爲萬壽聖人容自德前人音昔蘇軾賦洪濤
可謂不賦感吾雷二百餘年之前其見聞當得其實
應劭正未可非也世第知雷次宗以水得名之言爲
可信不知應在雷二百餘年之前其見聞當得其實
也夫談說義理後人容有勝前人者若推驗地形考
論名義後人必不若古人之審今反覆諸家之論推
求當日情事形勢益嘆杜注不可易彼酈道元之注
水經裴駟張守節之注史記稱引豫章皆謬說也

